

進步的大眾讀物



每逢星期日

論 短

人類公敵之英美

我們人類之異於禽獸，蓋因我們有一個較大的腦子和一個能說話的嘴，固然我們利用牠才創造出今日的文化，壓倒其他同世界的生物，但是在享受現代文明的時候，我們也嘗到牠的渣粕——一種有害的副產品——自私，誇張，欺騙，說謊等等人類的劣根性，誰能說這些事不是擁有較大的頭腦和較靈活舌頭的人類所專長的呢？

我們時常管這些劣根性叫文明，因為牠們是隨同現代文明而產生出來的，是隨同現代文明而長大的，豺狼虎豹們殺死牠們的敵人後是把屍體給吃了，而在人類却是把那些敵人的屍體埋葬起來，並且在那上面立起紀念碑去紀念他們；誰能否認幾千萬的猶太人和紅種人在澳洲全土和美洲上絕跡不是在他们看見現經發生的嗎？

我們智慧而聰明的腦子時常助我們為惡，牠幫助我們把那些罪惡用種種美麗的名稱，種種悅人的理由，種種潔白的黑幕掩飾起來，然後連我們自己也相信牠們幾乎可以是一件「正義」的時候，我們再去做些別的罪惡，或者把以前做的再錄下去。我們發明優生學以促進優良人種，同時我們獎勵每個婦女要生有六個以上的子女，因為我們的世界在若干年後將要不敷應用，所以必須有更多的戰士去擴張領土；在我們印度人的自由和平等，並向他們要求博愛於英人，在另一大洲裡為林肯的子孫出盡了血汗的黑人仍然被鞭撻在星條旗之下。

無疑的，二十世紀的文明給人類所帶來的並不都是幸福，牠好像給半瘋狂的人帶來一把利刃，利刃本身並不是罪惡，但是把牠給了半瘋的人卻是一種罪惡；人類現在所需求的，不是更多的石油，煤，鐵，而是新的秩序，新的道德，新的生活；我們應當知道海峽約翰牛——不列顛帝國——雖然掠奪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有着日不落帝國之號稱，但是他們的人民幾乎並沒有連續享受過幾年太平天下；黃金的的美國也是和世界任何地方一樣充滿着苦惱與貧困。

我們的世界上食糧缺乏麼？不！並不缺乏，我們的人口過多麼？也不！我們什麼物質都不缺乏；只缺乏合理的分配，合理的管理，和合理的秩序。現在的世界好像一個駕駛飛機的醉漢，他須要的是一杯醒酒湯而不是汽油。

在這次大戰中已經有些人覺醒了，獲得幸福的真正方法是分配而不是奪取；但是大部分還是做着過去英雄，財閥的美夢。

然而終有一日自私的野心家們將被剷除得乾乾淨淨，全世界的人類放下階級，民族，黨派，國籍，宗教，人種的區別共同走向天下為公的目標。這就是我們在這次大戰中應有的覺悟和將來的責任。

每冊售價二元

No. 301. 35. 8. 20. 第三十三期 第四卷

北京圖書公司

自主抗戰抑或依賴美國短期決戰？ 重慶究竟走向那一個方向？

大陸戰之新情勢

中國事變已越七周年之今日，大陸戰事之重大性，愈益增加。由最近之美機對於北九州之不斷空襲來看，在華美空軍基地，實際就是呼應太平洋上的尼米茲攻勢，侵攻日本本土的根據地。因是，日軍才發動七年來最初之大陸上新作戰，中國戰線，亦隨此而成爲名實相符之美國對日戰線。此特性，最近極其表面化。故中國戰線，與世界戰局之關聯，由是亦日益密切。以下試就日軍此次河南湖南之新作戰，影響所及諸事，與以檢討。

新作戰之影響與重慶最近之變化

重慶當河南作戰失敗以後，曾宣傳着：「中國失掉河南，並受不到大影響，河南的小麥尚未熟，尤其是數年來繼續着飢饉及其他災害，所貯藏的穀物，也非常少。所以河南到日軍手，與敵亦無任何利益之可言。」這是重慶一向宣傳的方法，對被占領區域，與以過小評價，不過其中之所述，亦不無事實。美國駐重慶之特派員，對本國報告的記事——當然也是以重慶政府的意思爲主，其中述說着：日本軍之此次攻擊，雖未超過二年前以前的力量，然當進攻印度之同時，發動此大攻勢，可知日本軍之實力，確有不可侮者。且宣傳着：河南敗戰之理由，主要的是重慶軍裝備之惡劣。此者，不待言，是以使美英強化援助爲目的，也是重慶屢用的手段。不過此次其特別力述的：「如是之強力之日本作戰，如再度大展開，則中國大陸之美國對日反攻基地，將根本崩潰——即呼應尼米茲，馬加薩之攻勢的中國大陸上所築之在華美空軍基地，將由此根本被破壞。繼此，則當前之目標的緬甸路的奪回，需得公路之建設，由太平洋到華南之上陸等事，亦復不可能。在如是意義下，日本之攻勢，是非常可怕的。」由是可知重慶現在的宣傳，是不該自己的損害，而特別置重慶於美國所受之打擊。即實行所謂較前此更加強化的囑咐宣傳。

由此宣傳方式來看：重慶似已由前此之戰爭理論的抗戰建國思想中，走上與英美運命相共，實行對日總反攻之途。至於蔣介石的真意，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去年七月，一個離開重慶的國民黨員，有過如次的一段談話：

「在我去年離開重慶的時候，我想蔣介石的想法，無論怎樣說，仍是以中國爲第一的。同時以中國是東亞之中國爲其根本思想。就其工作來看，蔣介石並不是以與英美提携，做成反極軸之統一戰線，爲其抗戰之重要使命的。且不只蔣介石，即其周圍之要人們，例如張公權，翁文灝，張群等，對於所謂對日戰爭，都是置重點於充實中國之實力，強化重慶軍，做戰爭後之準備。然最近，此種傾向，已有莫大之變化。例如本人在重慶時，對於日本之戰後處理的問題等，蔣介石一言不發，而且絕對無露骨的批評，然最近重慶方面宣傳的文字，對此却公然的與以論議。就此來看，蔣介石的想法，大概總有相當的變化吧！」

再就某軍事消息通，就軍事動態所看到的：假如重慶停止其前此之持久抗戰與自主抗戰，而採取與美國共同實行短期決戰之總反攻時，那要在軍事上，自有與前此不同的動態。尤其是直系的主力軍之配備，一定要有所變化的。然而就此次河南作戰的情形來看，似尚無此等之變化。蔣介石之動旅，胡宗南麾下之四十幾個師，仍靜居於西北，對湯恩伯軍之遭受痛擊，竟取以傍觀之態度，其他諸部隊之動向，與前此亦無變化。就此來觀察，美國的指導力，可以說尚未十分滲透於重慶軍內。然就西南方面之緬甸派遣軍等之動態來看，却已有很大的變化。最近，重慶大公报上，曾刊載過何應欽，在陸軍機械化學校畢業式上，所發表的演說。其中曾指稱：「現在年青的學生們，集集在一塊兒的時候，多談論着日本之戰後處理的問題，譬如滿洲國怎樣？台灣怎樣？以及九州四國的問題？日本之重工業問題？喋喋不休。而且還用着流暢的英語來談。實際，這是極其輕佻淺薄，你們如果真正實行對日反攻，必須堅固自己的基礎，努力於善自運用戰車與大砲。」由此點來觀察，無論西南方面，緬甸方面，在受所謂美式訓練中，當然有所變化。不過美國熟知今日重慶的狀態，以現狀，終無以對日反攻，如果勉強實行，只有大失敗。所以在目前的情形下，勿寧使重慶之主力逃避，用之於將來對日反攻上爲有利。總之，在今日之狀態下，由軍事的觀察點來看，終難以看出蔣介石之腹中如何。不過由於美國之意向，重慶的行動有所變化一事，確可斷言。

華雷斯之重慶訪問與國共關係之世界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一般人好像都看做是中國的對內問題，然中共在其發生之初以及其經過之歷史上，已經是世界的問題了，現在更加是持有所謂世界問題之性格。一方面是國內問題，同時常又持有對外問題之性質的問題，即有其複雜性。此次河南作戰開始，在重慶會宣傳者所謂六月總反攻，然作戰之結果，暴露出那只是空口宣傳，譬如華北方面，是國共兩軍之接觸地帶，如果一如其宣傳，實行總反攻，則首先必須調整國內問題之國共關係，做成實質意義統一之戰線。然而問題，如上所述，實有世界問題之意義。第一，重慶和蘇聯的關係，以及重慶與美國的關係，再透徹一點說，美國和蘇聯的關係，都相互有着聯繫，彼此之關係，非一時之間，所能調整，故河南作戰甫一開始，立即於西安開始國共調整交涉。據發表，已經得到原則的諒解，其後，交涉移於重慶，共產黨亦派代表赴重慶，關於國共調整案，直商議至最近。然在河南，雖日本軍強烈攻擊，而反共封鎖線之胡宗南軍，毫無動作，統一戰線，自無從說起。六月二十日由美國出發之羅斯福特使華雷斯的訪問重慶，其任務，雖有多端，而其主要者，即在調整國共之關係。此者，為全世界之觀測，一致承認者，就今日之美國立場來說，國共對立的結果，只有對日正面之戰爭力量減低，當然非其所欲。所以才有華雷斯之調整國共關係。最近美國已停止其引誘勸導重慶從事於戰事的方策，而改變為恫喝與壓迫。

例如重慶政治之如何不統一，重慶軍之如何無力等論難，都露骨的發表出來，其原因，仍是基於國共關係。蓋重慶之最精銳部隊的胡宗南軍四十幾個師，二年來完全站在反共包圍線上，彷彿河南一帶，對日軍無戰事之狀態。此者，不只是中共，即美國的神經，亦受有相當之刺激。所以美國，在今日情勢下，反而對共產黨表示同情，對重慶則以一重慶如不真心作戰，美國則將援助中共，實行攻擊。蓋美國之武器與彈藥，悉數為重慶軍獨佔，而重慶軍竟專注意於共產黨問題，反而輕視對日對敵，所以一般觀測，華雷斯對此問題，亦不能放置不談，然既使是特使，表面上似又不能公開干涉。英國議會裡，曾有議員對此問題，發出質問，外相文登的回答——這是中國內政問題，並不是英國所當干涉的。所以華雷斯對此問題，始終在暗地裡實行。

然而國共問題，決不是華雷斯和蔣介石間暗中交易，所能決定的。共產黨是任人皆知的，有着第三國際之中國支部的歷史，蘇聯和中共關係的密切，是超過美國和重慶的關係的。此外，在中國問題上說，國共兩黨的的力量，依然是國民黨強。抗日戰之領導權，依然在重慶手中。所以儘管美蘇間有如何的妥協，而國內問題上，仍是特別困難。總之，一兩次的合

作，終不能常此久安，不過目前，國共關係，尚未入於立即分裂或崩潰的階段。國共之合作與相刺，結果是由中國內外之客觀情勢來決定。所謂商談與調停，亦只有藉此繼續進行。這就是因為在有着國內問題之性格的同時，還有着世界問題之性格的複雜關係的緣故。是以國共問題，亦必由於世界戰爭解決之方向來決定。

重慶內部之對立的兩種戰略思想

由今日之世界戰局狀況來看，美國在東亞戰場上，準備着對日本土攻擊一事，當然是極其重要的，所以對於中國的要求，日益積極。此積極的要請，即使中國全面的做成美國對日空襲之基地。根本上美國所求於中國戰線者，即是做成對日戰之重要的一環，當然不是為了中國。因而其自己立場，愈困難，戰局愈苛刻，則求之於中國者，愈急甚至對重慶加以重壓。故自去年來，美國在對日戰之軍事勢力，逐漸強化，更向支配重慶軍事一路進展，一方面迫使蔣介石動放，實行對日戰，一方面則藉訓練重慶軍，而使重慶完全採用美國戰略。

因是，重慶內部遂發生兩種不同的戰略思想。其一，由長期抗戰，引日本軍深入內地，使之疲勞，藉以消耗日本國力，而達成保衛國家之目的，這是重慶一向的戰略。另一個，則主張上面的辦法，與日本之戰爭，終不能勝利。必須以機械化之強力的軍隊與豐富的兵器彈藥，實行總反攻。此兩種戰略思想，在重慶內部形成對立。此短期決戰之思想，主要的，是緬甸印度派遺軍的想法。派遺軍部隊，大半是蔣介石直系軍，都受着與前此根本不同的教育。在雲南方面，有陸軍兵學校，陸軍機械化學校，空軍學校，無論在重慶印度美國，都有中國人駕駛員養成學校。而受此美式訓練者之戰術思想，自然接受美國之對日作戰方式的。就去年來重慶之動向來看；陳誠由第六戰區司令轉任為緬甸派遺軍司令，然不久即離去派遺軍司令之職，其理由，實即基於戰術思想之相刺。陳誠，無論如何，也是自主抗戰派的指導者，彼自身的性格，民族主義的傾向，非常之強，因而彼之戰術思想，與以美國為背景之短期決戰思想不相容，終不得不自退。如是新舊思想之對立，不僅是在中國，即在世界戰線之各方面，都有表現。不過重慶因為有着美式機械化的近代軍隊，所以此思想的對立，最近趨極其露骨。至於蔣介石究竟走向那一個方向，由今後之對日戰線的動向，即可瞭然。

美國所焦慮的，也就是這個問題。美國的戰略，是儘量的提早中國對日抗戰。所以由於此次之河南湖南作戰所受的衝擊，重慶自不待言，而對此次戰之急速進展，美國實受到更大的衝擊。北九州等之空襲，也就是美國此種憂慮表現之一。





九洲空襲的目的

美國本來是預備在必要之物量，將儲蓄積完了之後，再開始上陸戰或空襲。而此數次之轟炸，是在準備尚未完成之中實行的。爲什麼在華美空軍，必須決行此等空襲？很明顯的，即是由於受到日軍在大陸上新作戰之威脅。據說目前，配置於中國各基地之最新銳戰機如B29等的機數，是極其少數。而且汽油及其他長距離大規模空襲所必要的一切，尚需相當蓄積，也就是爲了轟炸日本土獲得效果，尚需相當之時間。然河南湖南作戰之結果，京漢與漢兩線全線受日軍之壓迫，福建省與廣東及其他靠近中國沿岸的對日空襲前進基地，均行動搖，是以美國不能不比重慶更加焦急。這也是

今日的「少爺兵」已不可輕侮

美兵論 山

一 美國的步兵

特別步兵
美國各種兵員

「青年們，當步兵吧！」的口號，却頗值得使人玩味的。且據最近情報美軍在太平洋戰線及意大利戰線之經驗，得了：「最後的結束戰爭還是要用步兵」的結論；陸軍部遂勸告在二十二歲以下的兵士自動由空軍或者砲兵及其他兵科轉入步兵部隊，不僅如此現在還在講求如何優待步兵，以資誘導，美國海軍作戰部次長庫克也在最近關於對日作戰中提到：「太平洋方面之美軍今後實需對長期戰之覺悟，即是擊破強勁日軍後充足的地上兵力如何供給，爲現在美軍當前之最大困難。」

那麼爲什麼最近步兵不足呢？

其原因之一，爲從來軍備重點置重於空軍海軍及機械化部隊之擴充，且美國尚是強制徵兵制與義務徵兵制併用，由壯丁希望而配入各軍科，亦可說美國雖至今日尚未認識步兵之重要性，亦可說尚等閒視之。

在準備未完了中實行日本土空襲的一個主要原因。

此大日軍於大陸上之新作戰的影響，約如上述，總之，中國的戰爭，已成爲世界戰爭之最嚴重的戰線之一。中國之背後，在陸上，由於日軍之佔領緬甸，已被切斷，始終與印度相連繫，由印度與兵工廠之美國及英國連絡。僅就此，即可明瞭，中國戰線是大東亞戰爭的一環。太平洋戰爭，大陸戰爭，現實上，已立於不可分之關係上。中國戰爭，因爲已過七年，一般人多不十分注視，這是極大的錯誤，中國和緬甸所展開的作戰，直接是太平洋戰局的反映，而且是左右全戰局的關鍵，這是吾人所應清楚認識的一點。

化的立體時代來比，無論如何步兵的處境是惡劣的，特別是「好」花哨愛冒險並且英雌崇拜的美國青年多數志願於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是理所當然。雖然，我們可由美國的步兵不足看出整個人的資源的困難。

二 美兵性格及特徵

其次就美軍人的性格特徵略加研究：

若說美國戰爭經驗淺薄的話，觀察必未翔實的，盎格羅薩克遜人是最好戰的民族，戰爭經驗自然最多，獨立以來僅百七十年間美國曾發生一百二十幾回戰爭且自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美墨戰爭、美西戰爭，第一次大戰屢次奏凱，美國人亦自誇自滿是世界百戰百勝的精兵團，大吹大擂着強兵強國。

以數於誇的英國在一七七四年對英的獨立戰爭全人口約二百六十萬中動員近六十萬兵力，南北戰爭約四百萬人中動員約五百五十萬，第一次大戰動員四百萬。其間南北戰爭共歷五年死傷百萬，失跡二百萬，第一次大戰死傷三百六十六萬左右。然而這次大東亞戰爭和以前不同是美國獨立和世界第一流正規軍周旋，不比獨立戰爭有法國援助而勝，第一次大戰乘德國內部精疲力盡下手，其他戰爭以弱小國家爲對手，南北戰爭不過雜軍同種的內亂而已。

美軍最得意的就是競技式攻擊精神，戰略作戰殆等於無，戰爭方法也是拙劣，但他們是冒險的

原來美國鑑於地理的安全性是以海軍爲第一，陸軍不過爲國防備軍而已，因此陸軍久居於海軍的從屬地位，但自第一次大戰中由十二萬常備軍的小陸軍團一躍爲四百萬的大陸軍團，派二百萬大兵遠征歐陸，從此美國才認清世界的存在，其後伴同美帝國主義世界制霸政策的發展，美陸海軍同時豫想對外攻勢作戰樹立大規模動員計畫，且此次多年想制壓東亞的美國而發生的太平洋戰爭，當然包含海上大陸軍輸送作戰，事情很堪人玩味，美國陸軍自獨立戰爭以來都是一貫主張步兵中心主義的。

前陸軍參謀總長薩馬特爾高呼：「軍隊的主力永遠是步兵，警告軍隊的急遽機械化毋寧是日趨危險，」美陸軍機械化於十餘年前已大規模舉行，且在一九三〇年時美參謀總長馬加薩（現西南太平洋反軸心軍總司令官）也主張：「美陸軍必須使用最大限度機械力，」而大加擴充強化機械化部隊。

但是步兵爲主，機械化部隊爲輔的看法是不變的，戰爭由僅限於地面的時代和現在空軍機械



充滿濃厚中立色彩之新聞核心

里斯本素描

睇竹

勇武的，此點與英澳軍的周到頑強大異其趣。
 最後揮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美西戰爭，美國以日漸衰微的西班牙以壓倒的兵力侵凌，勝負早已決定，那次戰爭美國式的軍人武勇精神發洩無遺，舉其一：就是美海軍大尉雷浦森率領七人決死隊去封閉古巴撤地牙哥港。

雷浦森把輪送給麥力馬克號沉於港口後，在乘筏逃途中被敵捕獲，但他的被俘決死行成爲美兵的龜鑑，國民甚至推舉他爲大總統，成爲俘虜毫不可恥，若報上登出不死生存的「新」消息後，親友、兄弟、親戚都不勝歡欣。即今日美人共同心理尚且如此，像日本人「七生報」崇高精神，他們是一點也不會有的，然而那種罕見的勇敢精神確見美人特有的，此種意味的美軍肉彈戰法，從第一次大戰到今次大戰處處均在發揮。軍械與科學兵器衆多的美軍，決不是精強的軍隊，這一點，美人自身也知之甚稔，前年秋天

在里斯本街市上閒遊散步時，可看到有不少趣味的景象來表現着葡萄牙的嚴守中立；在玩具店的玻璃窗內陳列着許多精緻的兵隊，如果左邊是整齊的美兵，右邊是排列的德國隊伍；在排擺着英美飛機坦克軍的對面必定滿佈着德國之新武器。假如一位外國來的客人遇見葡萄牙人而問他：「你喜歡德國還是愛好英美呢？」即便你問上十個人回答也是一律的：「我實在不知道！」由此可見其徹底的中立性。

北非作戰美國宣傳此次成功大部份是美軍時，軍事評論家漢森會評擊：「美軍是北非戰的殊勳者實爲人錯，北非戰是英軍！美國兵像那樣一個也沒有訓練出來！」

從來美軍缺乏訓練是事實，性情放蕩的美人是不適於軍隊式的嚴格訓練的，但大原因還是缺乏優秀指揮官吧！此外美國弱點是缺乏捨身粉碎敵人的軍人魂的，這點英軍比美軍強得多，美軍當局爲除去此種弱點，近來訓練方式大加變革，不啻軍人及其家族的非難，實施從來未有的猛訓練，所謂煽動對軸心國的敵愾心與憎惡，近來頗發揮不可侮的戰鬥力。

美國從來是逃兵的世界記錄保持者，南北戰爭死傷失蹤三百萬人中大部分是開了小差，第一次大戰參戰前的一九一六年美海軍實逃亡六千名，大戰後此種狀態亦未改善，直到此次世界大戰爆發。

正因其嚴守中立的緣故，所以在戰時的幾個新聞中心間——斯德哥爾摩，伯爾尼，蘇黎世，馬德里，安克拉——里斯本佔着首屈一指的地位。整天往來穿梭着軸心與反軸心的記者團，不論是德國公佈的英國消息，或英國發表的德方新聞，他們都作爲緊要情報在蒐集着。有時流入一些美國之 *Time* 與 *Life* 雜誌，因雖然相當舊的雜誌而還要售價二三倍，所以美雜誌更昂貴得驚人了。

在嚴酷的食量尤其其顯，左

發前數年每年總有幾百名逃兵，陸軍情形比海軍好一點，但開戰前也常開小差，由此可以窺出美軍素質之一端，因此近年來採取嚴罰主義，從嚴招選。

逃兵多的原因是由於戰前行義勇兵制度的海軍都由「入了海軍可以環遊世界。」的廣告誘來失業者、登徒子、徒手好閒之流，雖然現在已加改善，但開戰後仍有相當數目青年規避徵兵。但全面美軍戰意決不劣於其他敵兵，且美兵質的不足亦由科學訓練補償不少，美陸海軍的兵力，戰前約百六七十萬人，現在飛躍約一千萬人左右了。

總之，敵人擊迅速而不免質之低下，但由於極短時日完成如此龐大兵力，且動員數百萬大兵於海外，組織力之優越，不可等閒視之。今日的「少爺兵」已在磨礪著銳，我們不可

邊英語有邊法語，樓上樓下語下意語，在其中有雙方價值探問諷的活躍，有煽動民心的流言散佈，消息之真偽如果能辨別清楚無疑的是握住了絕竅兒！在里斯本政府則無論那方面的報道全盤刊出，不加絲毫意見，沒有分厘論說，以保守其中立性。

還有一個趣味的新聞，就是在葡萄牙之德英兩國的外交官，他們始終住在一所房子裏面；在此二三年間雖有時會面而並不談話，如在台階或樓梯等處對面遇見時也不過各各自去；對於他們乘車也有規定，因爲在此所住宅之門前沒有 *check*，故德國人之車在右邊停止，英國人之車在左邊停止。某外交官會問里斯本是專爲他們所設的！



浙 東 行 (下)

——英給獻字文的勞拙這以謹——

寄 肖

火車搖籃似的擺出靜江站，果然浙東風景與浙西不同，頭一個映進眼來的是沿路左一面迎來碧綠挺秀的山峯，右邊便是清流見底的小溪左右蓬蓬的不知是誰陪伴着綿長的鐵道還是鐵道來追逐她，沿途我們彷彿走入畫圖裏，這一些意境，我們很容易的感到這是一幅中國寫意的山水，但是可惜的是我們坐在近代文明的「怪機器」裏，來欣賞中世紀的風景，這該是多麼不調和的一張畫面。

火車約莫搖擺到了下午一點鐘，到了叫做涇池的一站，涇池這個地方實在太令人留戀了，車站旁便是清溪峻嶺，一片片的稻田並不使人覺得可厭，這一切都調合非常均勻。遠處的炊烟，冉冉自樹林中，農人停止了插秧，望着我們，兩三個村姑從田間小路挑着送飯的担子，這一切都是浙東山水的寫照。

車從涇池開出後，便入於萬山叢中，火車便在峭壁之下，逐着清溪，雲迴宛轉，景色因為單

調起來，我只好在上打渴睡。

打着渴睡在似睡非睡的情形下，覺得車上的人忽然騷動起來，我驚奇的睜開眼時，大家已在收拾行李，原來已快快到金華了。

到了車站，華鐵派來的「案内」先生已然恭候在車站上，於是我們成了要人似的，排開衆人，上了準備好的汽車。一溜煙進了金華縣城。在車上「挨拶」以後知道他叫「宮田」。

浙東大鎮的金華現在也殘破不堪了，城牆一半翻倒一半拆除，假若鐵路公司的人不下車和憲兵打招呼，我們根本不會曉得已經進了城，城門的名字大概是迎惠門。

爲了職務上的關係，我們一直驅車直奔縣府。

縣府和浙江第二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是合署辦公的，我們南京來的是一班「國府大員」，便在警察保安隊敬禮之下，走進了縣衙門。

縣長出來了，打完官話之後，便是解決吃飯和住所問題，縣府指明了我們的宿舍，於是一窩蜂又鑽進汽車，開到旅館。吃晚飯。

晚飯後，困倦已極，專員和縣府紛來答訪，官話打完，早是上下眼皮打仗，不但夜之金華，沒有精神巡禮，後來什麼浙報日報總編輯來訪，我早已支持不住，回到房裏安息去了。

六月十三日 星期二

今天可以休息一天，便作金華市街的巡禮。

第一令人感到金華的物價相當低，大米合起購銀不過一百八十元左右，皮鞋最好的也不過七十元左右，出奇的貴的是西藥和洋貨，仁丹我仔細核算過約合一元儲幣券一粒。

金華街市頗有點近似青島，高高低低，依山勢上下，路面却壞的不可比擬，最好的路面是用石版砌的，其次是碎石鑄成的石子路，走起來頗有點像唱滑油山，實在不很得勁，同時你還要留心洋車會從坡上一衝而下。切實使你吃驚，一不小心便會「隨風而去」，撞得你一佛涅槃二佛出世。

世。金華火腿是出名的，但是金華不出，這全是來自鄰縣東陽、義烏、而在金華製作的，金華人不叫「火腿」爲「金華火腿」却稱之爲東陽火腿。

但是因爲辦事關係，來貨缺乏，金華全城只有一家火腿店。生意也相當清淡。

金華的語言也很難懂了，彷彿廣東話，雖然我是浙江人，但是也不瞭解他們說的是什麼，例如我變成「阿奴」，你變成「奴」，聽來頗有點像日語。我在這兒成了吧吧，只有筆談和打手勢。

金華巡禮完了，下午又鑽進汽車到軍方面去「挨拶」。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三

預定好的，今天到武義去！

由金華到武義約有九十里路程，這條路說是最近修築的，路就極其不平，客車也是時有時無，有也慢得很厲害，九十里弄不好要走一天。武義是浙東一個小縣，地處群山中，不要說外省人不大曉得，就是浙江本省人知道的也很少，但是爲什麼有修鐵路的必要呢？原來武義縣產的螢石產量最爲豐富，約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牠是鍊鋼必需的原料，因此華鐵公司方不惜破費浩大的資金，動員數百萬人來完成這條路線。

因爲公務關係乘著華中鐵道公司特備的「七一」力」循軌到武義。

「七一」力」開得極快，但是並不見得舒服，車上有着四個全副武裝的警備隊保護着，因爲這裏已是浙江的最前線，我們行在萬山中的峽谷，寬不到二里左右，據着同車的武義縣長張先生（武義縣長是長駐在金華的）說，翻過山去便是敵方的陣地，這樣一說，我們都莫名的感覺緊張起來，但我知道這並不是害怕，勉強的說這是一種戰士應敵時的一種莫名其妙的緊張與興奮而已。

車開到一個叫做石塘的小站，站長命令停車，報告前面路軌已被破壞，須要修復，我們便坐下來等。

約摸在這小站等了有一點多鐘，路軌修復了，因為剛才「破壞」的觀念，警護隊把槍上了子彈，全副武裝警備起來，車便在「緊張」的情勢之下開了出去。

總算很平安很順利的到了武義這山腳下的小城！大家都步行入城，這裏根本沒有黃包車，找一個挑夫都很困難的。費了半天功夫我們才找得一個鄉民，挑了行李進城。

武義縣城東南西三面都是高山只有北面有路通金華，這也是武義成爲最前線的一個原因不易推過，亦不易進攻，所以他的價值除了縣裏豐富的礦產，其次就是牠是最堅固的和平風前衛。

進了狹小的「山城」，我立刻感覺到我們這一行「奇裝異服」的人給別人一種驚奇和詫異的感覺，但這並不是新奇，却是一種莫明其妙的詫異。

果然不出所料，我們在縣府休息時，知道昨天這裏有敵人進擊，打了一夜的仗。但是縣長安慰我們不要怕，他說「放槍在他們聽來已司空見慣，不必害怕，他們只是騷擾而已。」

草草的把公務交代清楚後，我們分別去安息。但忽然電筒一亮，縣長和着領隊都站在我的面前，告訴我：「快快起來！今夜這兒較爲緊急一點。我們換個地方躲一下。」

急速整理好了以後，隨同出去時，兩個衛隊已經把六輪手槍板好拿住，緊緊「保衛」我們走到民家去。

這家人大概是首富，除了有遮圍的廳堂外，並見有好幾個帶槍護院式的人物，然而在這深夜一時左右尤其我疲倦之極，就在那位「員外」催促不安之下，導入深閣，便沉沉睡去。

六月十五日 星期四

翌晨由那位「員外」家裏回來，聽同行的說昨夜裏放槍來着。因為要趕回金華三番兩次派人去和鐵路上海的同行人，催促他趕快準備車回金華。

偏巧天又下起濛濛細雨來，鐵路上海派來陪同的洋員回來後，火車和七、八、九力都沒有，現在祇好乘華中藥業公司的載貨車。

下午一點乘上載貨汽車沿金武公路回去。車開到一個叫馬塘的地方。又停下來，據說這兒要換車才能到金華，華中藥業公司在這兒有兩個探礦石和鑛錳的鑛穴，於是冒雨去看鑛穴，鑛穴都不大，而且重量亦不大，因為缺車關係，鑛石不能運出去，現在在停探中。

一會兒開往金華的車子來了，這次算是一直到達金華，只在過一條婺江大橋時停下來走過去一次。

到金華雨算不落，我們疲乏不堪各自去休息。六月十六日 星期五

今天是在金華的公務，忙了一天，一直到晚也未得閒。晚上是專員設宴招待，席上華鐵公司的人說，明天華鐵還有招待宴。

我感出「要人」生活的有趣，同時也有點說不出的彀扭，因爲右手的筷子夾不上盤子裏的菜。沒有左手帮忙。

六月十七日 星期六 今天是在金華最末一天了，大家紛紛出去買東西，但是來了一個消息是火腿皮鞋不能出口，必許要軍當局或者聯絡部的證明。

於是除了我不買東西在公寓靜待明天出發到義烏，別人都爲火腿而大跑其腿，總算聯絡部給開了證明。晚上到華鐵公司招待宴的美蓉飯店去吃日本料理。既在「壘」上吃飯是頭一次。

都是十三四歲的下女勸酒，使我有點個腸盪氣，尤其是一個十三歲的杭州姑娘，不覺想起倍來。我很虔誠的敬了她一杯酒，心中却默祝着倍的健康。

六月十八日 星期日 一早又被「要人」似的送上汽車，到了車站。金華離義烏不過四五十里，火車立刻就開到了。但是「下車全體學生和縣府職員都在恭候着。每人都拿一匹「歡迎」××委員游義」的小旗，這真使我有點吃不消，並且有兩個保安隊提着手槍生警惕着。於是我們便在被「監視」之下進了義烏縣城。

義烏是浙東民風最慷慨，鄉音最難懂的一個地方，同時也是浙東文化最高的地方。現在有許多大學生都在本鄉擺攤不肯做事。

譬如火腿蜜畫是義烏的土產，在城裏買不到要到城外的鑽集上才能找到的。這也是一異！晚上宿在義烏唯一的上等旅館，但是其乾淨程度比天橋雞毛小店還要略遜一籌，馬桶三個房間公用，便打遊擊戰似的搬來搬去，

在昏黃慘淡的油燈下剛要入睡，茶房跑進來問「蜜糖要勿」，不由使我吃了一驚，野鷄土姐這班「可憐蟲」在這荒僻野野都有了嗎！於是我立刻擺手叫茶房出去，茶房現出驚奇的臉色退了去，但是領隊却在隔壁大喊「蜜糖」，我正弄得大惑不解時，茶房端了一盆臉水進來，不由使我訝然失笑，原來我把「面水」弄成了「蜜糖」。

六月十九日 星期一 今天出發到諸暨！一下火車，啊呀可了不得縣府和警察局，保安隊，都在排班迎接，而且軍樂齊鳴，肅然敬

離，車站戒嚴，真是令我東南西北都忘了。只好匆匆答禮「要人」似的跳上洋車，在前警察後有追「兵」情勢之下直趨旅館。

諸賢縣城已經拆掉了，旅館地點却非常雅靜，東面是離山山往的樓窗口望下去又是翻垣半壁一瀝泓水，實在難得。但是



如是我聞

離竹

△空襲放送電話

由於英美之轟炸猛烈，德國感覺以無線放送空襲狀況則敵方也可收聽，故近日利用有線電話以一定波長作空中情形之報道；聽戶則將收音機很簡單的以電話線連給之即可。在柏林於空襲警報發令前十分至十五分即開始放送，報告敵機架數，高度，距離，侵入方向預想，炸彈投下狀況，及防衛狀況等；無空襲時則於每夜一時對德國上空狀況作定例報告云。

△X線眼鏡發明

最近德國發明「X線眼鏡」，對外科手術又劃一新紀元。可以將體內患病處立體的觀察清楚，實施手術當更容易；從前人體部分欲實行手術，只用X線攝影即需一小時至二小時，用此利器則十五分鐘工作完畢。

△空中採取輕金屬

德國發表本年一月至三月歐洲大陸上共擊墜反軸心大型機約二千三百架，由四發動機之一架可得輕金屬七噸，故三月間由天空降下輕金屬一萬六千噸；以此可造戰機一萬五千架云。

縣府却在旅店門前弄上兩個帶槍的衛兵出來進去，都要敬禮實在難受，並且出去兜個圈子都有「弟兄」們隨來隨去的保護，到郵局發一封信都是跟來跟去着實有點吃不消。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間，門上又貼了「X委員私室，嚴禁隨便出入。」的一張紙條。我只好望着房間笑笑。

六月二十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到縣府把公事草草完事。下午到浣紗溪去。

諸賢原來是西施的故鄉，苧蘿村這個地方現在還存在，那兒還有所謂西施娘娘殿，本來想去玩玩的，但是因為地方不太安靖，只好作罷。

西施浣紗溪諸賢人稱做浣江，下流在城內我們只好到溪邊眺望，聊申渴念，聽河旁居民說，浣紗的地方河中還有一塊石頭刻着「浣紗」兩字據說是王右軍的人筆。

西施村人姓鄭，現在却在捕魚為業，窮的要命！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今天一早往慈送如儀下回到「蕭山」蕭山隔江便是杭州不過二十里路左右，這個地方也是破壞不堪，本來有幾個人廟像江寺，祇園寺，都已被炮彈擊的體無完膚，實在沒有意思。

下午偏偏又下雨走不出去，只好悶在店裏，想起父親說過蕭山水蜜桃很甜，叫米茶房一問要一百元儲幣一個，大家都聽得吐出舌頭縮不回去。

等着縣府的人來接洽公事已是點上昏黃油燈，要吃晚飯的光景了。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這一天整縣和縣府打架似的交接公事，縣長訓話似的和我們對談。

打官腔，說官話，赴官宴，這是我出來十多

天最煩惱的一日。

因為明天回杭州可以見到倍，一夜不能睡安穩覺，現在我懂得「求之夢寐，輾轉反側」的真味了。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今天一早冒雨從蕭山動身。

正午在細雨紛紛中，渡江乘車，又踏上了個別十三日的故鄉。我們的「隊伍」也在此解散。從城站出來，華僑和省政府的人請我們這幾個「國府人員」午餐一頓，二千三百元，吃完飯，我雇好車一直奔向倍的家。

杭州別來二十年的故鄉，一切如舊，但是倍現在呢？車停在幽靜的迎紫路——這條湖邊馬路——的一個小門前，我心在怦怦的跳了。我覺得敲門的手在顫抖着。

「哥哥！舅舅來信了！說你要來。」

但是並不是熱情！我覺得倍的热情減退得多了。眼前這個女郎，還是當年的倍嗎！從她那臉上的假笑，頭上蓬蓬的長髮，我覺得我的血在冷，為什麼二十年來不會面的倍不來抱我涕淚一哭，為什麼不肯和我熱烈的握手，這不是當年湖濱共遊戲的倍，不是我離開故鄉哭着扯着母親衣裳不肯放的倍了……

姑母姑父都迎了出來，我在心不在焉的打着招呼。

吃完晚飯，我到倍的臥室去！

倍的臥室裏也改變得使人認不出來，這是一間小姐的閨房。不是當初，「郎騎竹馬來，綸床弄青梅」的故地，

突然我看見左壁上，懸着英表哥戎裝的照像，我立刻血液奔湧起來，我覺得我頭角進着大粒的汗珠，頭在嗡嗡地響，我喃喃的說：「英哥！到底你勝利了，二十年來，這一個空隙。」

倍驚訝着

「肖哥！你說什麼！」
 「二十年是一個令人失敗的空隙！英！」
 我不怪你。」
 蕭垂下了頭，低低的說
 「肖哥！二十年間你離開了我，請你……」
 我覺着我的理智在和情感，於是我歡斯底里的
 握住蕭的手，狠狠的吻了一下。
 肖妹！我不怪你！我祝你和英哥將來的幸
 福。對了你們在幾時結婚！」
 蕭被我擁抱的低下頭，紅着臉打了我一下。

「肖哥！你說什麼！」
 「二十年是一個令人失敗的空隙！英！」
 我不怪你。」
 蕭垂下了頭，低低的說
 「肖哥！二十年間你離開了我，請你……」
 我覺着我的理智在和情感，於是我歡斯底里的
 握住蕭的手，狠狠的吻了一下。
 肖妹！我不怪你！我祝你和英哥將來的幸
 福。對了你們在幾時結婚！」
 蕭被我擁抱的低下頭，紅着臉打了我一下。

瑞士商船隊



一九三九年初就有人對瑞士政府提議，購買幾隻海洋貨船，如果一旦大戰爆發，那隻瑞士需要得自海外的物資，就可以利用這些船隻，運回着瑞士國旗，運輸回國，但經與倫敦與華盛頓商議後，瑞士當局認為這個問題的實行起來有些不可能，在那時政府沒有餘暇來自己開辦船業，況且既沒有鉅人的資本，也缺少必要的經驗。如果籌設民間船業公司，那麼一九三九年當時的情形又不算太好，各國的輪船公司都因生意清淡，五年來在繼續着虧錢維持。

最後得到一個具體的辦法，就是租賃希臘船隻十一萬五千噸，交戰國雙方也一致允予保護。合同上訂明在戰爭終了後二個月至六個月滿期，這種辦法在瑞士政府說來是很滿意的，但至一九四〇年秋希臘捲入戰爭漩渦，情形又形複雜，瑞士就不得不不在希臘船上掛上瑞士旗了。

現在瑞士有的海洋船隻總噸數是一二四、

姑母喊我們去吃點心！
 蕭問姑母看我不正常的臉色，看着蕭的個個不安，她很聰明的說！
 「肖兒這人還淘氣！」
 「叫英哥管管她就好了！姑母！我幾時吃喜酒。」

我以十二分忍耐，大笑着掩飾過去。
 滿天雲霧散！姑母叫我明天遊西湖，我推辭了！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〇〇噸。其中除了從前希臘的船隻之外，還有一艘「魯加華」號，九、三〇〇噸，航行於美非；「仁納羅薩」號，二、二六〇噸，航行於馬賽與里斯本間。幸交戰國對於這些船隻絕對保證，因此航行以來已省却了八千萬法郎的兵災保險費。
 這些船隻專為瑞士本國所用的，此外，萬國紅十字會也可隨意利用，瑞士船常到的港口是：馬賽，里斯本，巴塞羅納，畢爾登，費拉特爾費亞，里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里斯，哈瓦納，與其他中美洲與非洲各港口。
 瑞士政府已表明，在戰爭結束時，政府將放棄此等船隻之管理，而委諸私人之企業機械經營。

眼睛銀行



上禮拜有六個瞎子在曼哈頓醫院等待着移植「舊眼睛」。自從醫學上發明如何移去盲者失明的眼角膜，換以屍體身上透明的以後，眼睛就從來沒有够用過。醫師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你猜我在杭州怎樣吃這一杯苦酒！這遙長的四十八小時呀！彷彿四十八年，我白了十一根頭髮！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我彷彿受傷的兵！曳着充滿創傷的心！十二小時後，又把我的擲回南京來！ (完)

一九四四，七，號稿南京
 們估計眼角膜移植的手術能使十萬美國國民重見光明。但是死者自願捐助他的健康的眼睛來做這種用途的却是太少。

為補救眼睛的缺乏，美國紐約的兩個大醫院——柯納爾醫務處與曼哈頓醫院——特組織了一個「眼睛銀行」，眼睛銀行設立的主旨與為輸血而組織的「儲血銀行」相彷彿，除了兩點：(一)任何健康人體的眼睛都可被移植，與血型的種類無關。(二)醫師不願用保存超過七十二小時以上的眼睛，因此眼睛銀行的所儲存的眼睛，必須要比儲血銀行所儲存的血液更被用得快些。

這種計劃是由一百餘個紐約市的醫院來供給從屍體上新移下來的眼睛，而這些屍體人多數是無親屬，在法律上被棄權的，雖然也有自願死後捐助眼睛的，但死後仍多被親屬所阻。每個醫院輸流到一禮拜眼睛的供給。平均起來，一個健康的眼睛的組織足够三個失明眼睛的移植之用。自眼睛銀行成立之後，凡眼角膜能修補的盲者，在治療上已不必等待太久。

本報印刷數量有限
 讀後希望轉贈閱

減輕學生的負擔

——依照日本，實行國民義務教育——

葛 志

在高呼改善並加強第二代國民教育的同時，輿論界又提出減輕學生負擔的希望。在國民教育是義務教育的條件下，當然，小學校以不收任何費用為原則，即使收費也是最高額數，每學期不得超過二三元。事實上，在最近幾年來完全破例了。尤其是從今年起，南京教育最高當局也議決增加學生的學費，以補助教育經常費之不足，並藉以提高教師的待遇。至於學費增加若干？能每月補助教師幾元錢？則尚不能詳知。倘再就今年暑假的實況來看，京市某市立小學招收的一年級小學生，錄取後，每人先繳納學雜費用二十五元，又繳制服費二十五元，合計五十元。論實際一尺布的價錢，竟能穿到一身制服，的確稱得起是便宜，只是這五十元是不是一股黃金階級子弟們所能擔負了的數目呢？所謂義務教育的受教者，是否把中下人家的子弟剔出去了呢？市小童且如此，私小學費之重，更不堪設想了，即以京郊某私小而論，每人每學期是六十元的學費。雜費、文具費、書籍費、衛生費、體育費等等還在內！供給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還不到開學就壓下這末一筆款，比起一兩黃金的價格來固然還不過二分之一，但在薪金單上扣去這筆款之後，所餘的多半不足百元了吧？

為民族的存續教育，第二代的復興和再建，無一不是寄託在教育政策和教育事業上的。但，我國目前的教育竟是好壞由之，教育不長進也好，免得惹事生非，弄糟了正合孤意，弄好了也沒有人賞你！現在，只是成年人營營苟苟，貪污濫費的時代，在名詞場上或生活線上，已經筋疲氣喘，那裡還有工夫顧到百年大計的教育問題呢？又加上政治力的衰弱與不協調，在擁擠上不是半身不遂，就是麻木不仁，所以，呼籲的儘管呼籲，事實還是事實，以現狀來論，只有促使政治領袖的澈底覺悟，在國家預算的編造上，財政政策上，沒有一百八十度轉變，我國的教育照樣還是沒有辦法！當前的「富人教育」固然有許多限制無法發展，即使順利發展了，「富人教育」究係少數人的點綴，絕不是整個國民教育之一部！在國家的前途上又有什麼意義呢？

再以日本的兒童教育的國家對策來做一參攷，那末，國民和國家，國家對兒童，國家教育政策，國家對教育的認識和期待，那一點不是以國家為前提的？國民的忠勇，意志的堅定，國家民族的富強，絕不是一件突然的事呵！報載：「東京七月十八日中華社電：日政府上月十日召開內閣會議，決定疏散學童根本方針，嗣後更就疏散學童範圍、目的地、及宿舍等各項具體方針詳加考究，已擬成案。於十七日下午二時，特由情報局正式公佈疏散學童要綱，及東京都學童集團疏散實施要綱，其具體實施要點如次：

(一)疏散學童之數目：東京都第一期約二十萬人，其他各都市第一期共約二十萬人。

(二)疏散目的地：為都市附近郡縣。

(三)經費：學童家長每月負擔十元，作為學童一部生活費，此外一切均由疏散各都市當局負擔，國庫補助十八成云。」

幾十萬個兒童的一切生活費用就由國家擔負，這種事在現在的我國是辦不到的！日本却在龐大的軍費負擔外，預算上在教育費項下，竟還有擔負幾萬乃至十幾萬學童生活費用的餘裕，我們和人家比較起來，相形之下，該是多末備儲的事，所以，我們不想復興與已！如願復興再建，再造國家基礎的國民教育問題，是刻不容緩的！同時，日本的國民教育政策，正是我國當前亟謀改革的教育建設的一個有用的鏡鑒。願政教當局幸能三復參照施行。

只是空喊減輕學生負擔，是沒有半點用處的。事實擺在目前，無論官立私立，在物價飛漲聲裏，那一個小學校不是仰賴學生納費的支持呢？即以官立而論，辦公費連涼水錢都償還不起，紛筆從去年就由學生輪流供給了，清潔用具等，也無一不是攤錢買來。有人說桌椅壞了用釘子釘釘可費了什麼呢？是的，只這一句話，事實上就不易行通！小學桌椅木質多半不宜釘釘，每釘必裂，三年來苦於工資過高，木料太貴，校具多未澈底修理補飾，所以，現在市小能有二分之一能用的桌椅就算上乘了，有的學校全份不能應用了，釘子每斤約二十多元，還是帶銹的，每副桌椅所用之鐵釘約一元以上，三五天後，鐵釘脫穴而出，桌椅又五體投地了！懶懶子母衣服更是常事！即使不用工人，只鐵釘費每級至少需三十幾元，這筆款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如此情況下，學生負擔只有加重！所以，真正的減輕，必須教育當局澈底籌足教育經常費用，並能與物價並駕齊驅，然後才能解決，倘再依照日本的國家負擔的辦法，我們多年不能實現的義務教育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還有青島球隊毆傷籃球指導員的事情發生

也談「體育道德」

小勺

二九八號見其君談「體育道德」，覺得說得非中肯。在這提倡體育而不及其本身道德的當兒，的確是應該注意的。不過其君對上次都運大會所發生的事情，說得還不够詳盡，所以我也願意來隨之談一談。

據報載：上次都運大會除了津市足球隊後衛孫月銘君重傷身死，西聯被東華場傷三名前鋒外。並且還有青島球隊毆傷籃球指導員的事情發生。原因是，青島與北京做籃球之比賽，青島隊犯規，指導員某君罰球一個，青島隊不服，除此賽當場中止外，並且在散會回國民飯店時，青島全體隊員將該指導員毆傷，因傷甚重，而被入醫院。都運大會對此事善後的措置，是叫青島代表代全體會員到醫院對受傷之指導員道歉並慰問。該受傷人之一切醫藥費完全由青島隊來負擔。事情便這樣了結完事。——我們對此事之發生，有很大的感慨：都運大會的會員，不用說，當然都是「知識階級」一流，只不過除了本身在受着高等教育以外，同時還特別的嗜愛着體育罷了。如今，這文武兼修的高尚君子，竟因為一些「細故」，而當場中止比賽破壞場規，並且終於還要將指導員毆傷甚重，而進了醫院。這些野蠻的舉動恐怕都不是一些知識份子所應該做出的事情。而竟在這大都市里，這樣大會中，這樣的知識份子中發生了它，怎會不叫人起一種體育道德掃地收壇的感覺。而且同時大會興起的意義也全都失掉，因為這已經不是為了相互觀摩，做友誼的比賽而求其體育進步使身體健康了，這簡直變成

了「仇敵」比賽，比賽的終止必須預備棺木不可。這樣，下次的都運大會似乎很可以「休矣」！

據說，這次都運大會光為了體育場就花費×萬元。又為了優待遠方的會員起見，特令國民飯店全體住戶一律在三天內潛清，（我們無法衡量那些旅客在各方面所受到的損失）讓會員來住

爲郵差索錢

向郵政當局進一言

近來郵差每送信一封，必須向受信人索洋兩角，似乎已經成了他們的「慣例」。然而最奇怪的是事經多日，由各報紙的揭露，却絲毫得不到一些郵政當局的反響，不聞不問，也不來加以禁止。這大約就是聖人所謂的「中庸之道」吧！一向，郵政在大家的心目中，是最受信任和愛戴的，因此大家之稱郵差以「綠衣天使」，由此可想見其一般。但是近來不成了。不知由何人作俑，興起每送一信必須索洋兩角的慣例，並且態度還非常的強硬，大有將錢換信，不給錢即不交信之勢，這却是雖然使人氣憤，而又無可奈何的地方，因為信在他手，他不給你，你又奈何他何？這種事情的發生，郵差手段的卑劣自然是勿庸諱言，可是推根求源，郵政當局恐怕也不能不負一些責任。因為衣食足，然後他才敢安心來

每日除了吃西餐以外，還怕那些會員們精神上寂寞，特意請一班雜耍在飯店里唱大鼓等，以為精神上的調劑。體育當局對全體會員所下的「苦心」，真可以說是「體貼入微」，不遺餘力。但是會員們何以精神就會如此的寂寞？而又何以必須請鼓吹唱雜耍大鼓來「調濟」？這都是使人「不解」的地方。而各會員的精神與物質各方面全都「不寂寞」了之後，就要隨他去毆打他人——如果我們將該次都運大會各方面所耗費的人力和金錢，和所得的結果比較一下，恐怕就有些「得不償失」的感覺了？

我們不否認努力體育對人家的好處，但是同時也必須要講求「體育道德」，不然，匪徒的聚衆傷人，也許要比較更壯觀些呢。

服務，君子困窮，小人窮，無怪他就要「濫」了。因此我們寧願再將每封信的郵費提高一倍兩倍，或若干倍以上。（當然要將這增加的郵費來補足郵差們的生活）我們也不願再受這些無謂的滋擾的。

一國的郵政和國民的生命網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因為有許多重大的事情却需要它來傳達）。但是若按現在這種情形而論，已經談不到什麼是「道德心」了。爲了郵政的前途設想，我們希望郵政當局在這郵差向受信人索錢的習慣還未根深蒂固的時候趕緊用適當的方法來補救它。一方面將郵務員等的待遇提高，一方面嚴厲的來加以整頓。還不難將已往的信用挽回。不然，不但郵譽掃地前途恐更不堪設想矣。亡羊補牢，尤未爲晚。希望賢明的郵政當局注意到這一點。

友 誼

家

「家」變成「枷」的時候，想擺脫也不易了。

兩位朋友的男孩子，今年都是十八九歲了，差不多天天聽到這兩個孩子討媳婦的呼聲，甚至於連自己剛找到的職業，都不好地地掉了，這是對家長們要挾的一種手段。但，實際上，誰也沒有達到目的，其中有一位竟爲了討不到媳婦，更換了好幾次職業，不消說，都是被人辭掉的。所以結婚問題在他們倆人實在是迫切的。

不過，問題並不是簡單的，尤其是在大動亂的現時代，生活程度高得要命，做父母的已經精疲力竭，還無法維持一家大小的吃飯問題，當事人所收入的也都是剛夠一個人糊口的，連製衣零用的錢都得仰給於家長，在這種情形下，討過一位吃飯的人來，當然，相當的成問題。所以，兩位家長始終不允許他們的請求，而且，時常的規勸他們，給他們舉了許多的例證，來做參攷，給他一個對的好資料。但，自然的要求還是不斷的衝動，以致另外組織一個小家庭的問題，始終盤桓在他們的頭腦裏，他們覺得有把握，大可以試一試呢！

一天，我和這兩位朋友遇到一起了，談了沒有三句話，他們兩位都說起兒子的婚姻問題來。做父母的對於子女的愛護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在苦年月時，當然，這樣的子弟一定早婚，在艱苦的年月，父母却又深恐養不了或是顧全不過來，不得不給他晚上一年半載再完婚。孩子却是主張組織小家庭的，但是，兩個孩子都是小學畢業的資格，對象又是不識字的鄉下姑娘，小學畢業的收入相當低微，一個人的生活還維持不了，再加上一層負擔，組織一個家，實在沒有那種餘裕。做父母的也感到力不從心！最後的結論是：(1)在經濟還不能充分獨立的時候，最好要到二十

北 異

歲以後，經濟比較能夠獨立時再結婚。(2)爲了個人的事業前途，無論如何，要在學習期滿以後，經濟來源有了基礎再結婚。(3)早晚結婚一二年，絕不早婚，以電影影響身體的健全發育，和事業與家務的繁瑣相抵，弄得既無法理家，又不能盡心於事業基礎的奠基工作。(4)組織一個小家庭，必須具有健全的經濟基礎，自己要有照顧一個小家庭的充分的經濟能力。尤其是處在動亂的時代，生活程度與日俱增，個人的應付力，必須充分，謀生的技能尤應豐富。(5)社會經驗豐富之後，對於選擇配偶有了正確的見解，然後再完婚最好。少年期間知識經驗還不充分，只憑一時的衝動，將來思想見解一有轉變，最易引起無謂的婚變犧牲，與其將來痛苦，不如目前慎重從事。不能以衝動爲轉移，應以夫婦感情和一生的幸福爲前提。

這種結論在原則上是應該遵守的。早婚的惡習，尤應糾正。不過，到二十歲時已達成年，如果經濟力可以應付一個小家庭的負擔，當事人既有這種要求與自信，還是允許他組織了小家庭比較合理些。因爲：他既有這種自信，正可以鼓勵

月薪四十元的小學教員

賤

一進八月，玉米麵又漲到五元一斤了！糶米貴得真叫要命！現在只有人工最便宜，尤其是半瓶子醋似的讀書人。

七月某日天津華北新報介紹職業欄裏，某小學教員教員，限女性，年齡大小不拘，待遇却只

他去努力，使他有責任心，除了個人享受之外，還要負擔一個家的消費，爲了負擔和責任的加重，同時，也可以促進他對於事業的更加努力。固然做父母的應當予以指導和監護，以免子女受到窒礙。但是過分拘泥和約束也不是當的，反到容易摧殘了他們的壯志雄心。所以，男子年齡超過了二十歲，而且適合了上述的幾個條件，很可以聽他去自由選擇，自由決定。如果，馬馬虎虎或是莽莽撞撞地青年人，當然具有幾分危險性，如果不是那末糊塗的人，到了成年，有了選擇配偶的能力和維持家庭生活的經濟基礎時，「家」的問題，是應該由當事人自由解決的。如果結婚以後還得仰給於家長的蓄養，在理論上已屬不當，在事實上尤應暫緩上一個時期。這不只是家長的負擔問題，更重要的是個人前途的問題，在成年以前，正是人生的學習期間，應該潛心去學習，無論是求學、學徒、經商，正好打下鞏固的基礎，像充分的學識技能，或優越的經濟條件，有了好的基礎之後，「家」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尤其是正在求學的青少年朋友們，憧憬於「家」的問題的，也有人人在，在學程尚未完成之先，經濟基礎和選偶的見解都還不十分健全的時候，還是慎重一下的好，寧失之晚，也不應該馬虎從事，免得將來痛送了一生的幸福。到「家」變成「枷」的時候，想擺脫也不易擺脫了！

教員，真有點拿看窮人開心玩兒！

人們總是責罵教師水平低，或是不努力，或兼營副業，却不去打聽打聽他們的收入和生活的距離如何！現在看了這個職業介紹的實情，對於小學教師為什麼還要額外弄錢的原因，當能明瞭了吧？凡是一個人都需要生活，在四十元不能

◎ 日 本 通 信 ◎

海外隨感

馬大可

原飽三十天肚皮的現代，他絕不會喝上二十天的西北風，靜候第二次月薪發下時再去吃飯，他一定要設法去自救呢！

在提高教師生活，改善第二代國民教育的呼聲下，所謂提高的當更可憐的收入，連十天都不能維持，未曾提高的當更可憐了吧！

中國底辮子，已是在世界會做了被嘲笑了的東西，稱它爲豬尾巴的。

新奇的外國人，恒以爲這辮子是中國的國粹，一談到中國事情倘不掛上辮子這問題彷彿他底論著就要毫無生色似的。其實這那裏是國粹，在中國也已經懂不過是被嘲弄的東西了。若真是有一位認真的外國學者遙遠地跑到中國來見識這國粹，一定讓他大失所望回去的。近年這現象是很少了，想必是外國人的進步。

讀大林重信著的「中國文明史物語」，其中也談到辮子這問題，他底態度是比較不錯的。其中有一段有趣的記載，是在民國十六年，北京附近二十九名未剃辮的鄉民，據調查這不剃的原因是：

- 因爲不到外面去……九人
 - 有辮子好幹活……六人
 - 剃不剃一樣……五人
 - 沒有辮子不雅觀……五人
 - 省了不戴帽子……三人
 - 腦袋冷……一人
 - 因爲隣人不剃……一人
 - 總不忍割掉……一人
 - 因爲習慣了……一人
- 當初剃髮時，百姓真以爲是一種清劫，其

間笑話就也免不了發生些。要把這髮辮從腦袋上剃掉，真是拚死不幹的。所以至今在僻鄉還殘留有帶髮辮的愚民；根據上面的統計來看，各人不剃辮的原因是很有趣味的。其中最無出息的當是一個理由；「總不忍割掉」；「剃不剃一樣」該是在革命之中最應打倒的；「有辮子好幹活」

「腦袋冷」；「省了不戴帽子」；「不能算理由充足」；「因爲不到外面去」那也就只好讓他們終生窈窕在狹小的家鄉裏，惟有這沒有辮子不雅觀」我想是一個像理由的理由，很多人的不剃髮恐就是嫌光滑滑的腦袋不好看的緣故，但可惜的這理由也是站不住的，大部分同胞俱已短髮，留了辮子反而是入不入目的，而且雅觀又在哪裏呢？外人不是嘲爲豬尾巴嗎？

人無論怎樣，也不該爲頭髮所支配着的。每天早晨對着鏡子把頭髮梳出花樣那是一種浪費，而任理髮師在腦袋上做工夫又無疑於一種刑罰。頭髮雖小節，也可看出國家的興亡來。

我是怕進理髮館的，原因是中國的理髮館或理髮師都過於威風了，而且剪髮的時間反而沒有洗頭吹風搽油的時間長，我真是耐煩的，因而我頭髮總是受了別人督促而才硬着頭皮去剪的。但這習慣也有虧吃，前年中秋節前因一點小事我

去往見一位名流，就因爲頭髮長被門房老爺誤以爲告幫的，硬給「掃蕩」了。

在日本是比較好的，價錢公道，沒有額外小費，可以少看好多理髮師底白眼。而且在如今，是僅給剪髮的，若要洗頭自己帶肥皂，更休說甚麼擦油吹髮了。

三

洗澡的時候，一個中年的日本人，聽見我說着中國話，他很和悅地說着：

「支那語不如個鮮語容易聽懂。」

「中國話完全不能了解嗎？」我回答他，也是問他。

「支那語一點也不能了解。」

「中國話難呵！」我說着。

「支那語，支那語！」他這樣說了兩句，很興奮喜悅地走了。我看着他底背影，迷惘了。

他底態度及語氣，是對我非常客氣的，就是「支那」兩字，也像是並沒有侮辱的成分。

我該說，這是他底好強及習慣了吧！

還是在大林重信底「中國文明史物語」裏，在末一節寫着：

「中國人是很討厭支那的稱呼，這正像外國人不稱呼我們爲『支那』而稱呼爲『支那』同樣不愉快的。但是，支那這個稱呼並沒有怎樣不愉快的。畢竟是戰國時代把天下統一的秦這個國名，傳到外國訛首爲支那了。」

這樣說法雖說是比較可靠的。但，無論怎樣，中國人底愉快決不是支那這兩個字，乃是說這兩個字時底態度吧！我中國人還不至於到所謂輕蔑和侮辱也不是由這兩個字就代表出的。但一個國家底國名，必是要有莊嚴及高貴感的，而且還必得尊重的；中國稱外國爲意大利，德意志，法蘭西等皇名便是都很有敬意的。中國既有「中華民國」的正當國名，那麼如支那

友 吾

一類的名字是應被統一；於邦交上也是體面的。近年日本已在這一點上注意，所以無論報章或出版物，「中國」兩個字是很被採用了，譬如前

類以老大哥的資格來向你說幾句老實話

給一個中學畢業生的信

夏 丹

× × ×

寂寞中得到你的來信，真使我欣慰異常！你已經中學畢業了，此後將要作何種打算呢？升學？謀職？以你的經濟狀況看來，似乎是謀職的成分居多。但不管怎樣，大約你總要離開家鄉，到外面的大世界裏去找尋你的前途的。因此，在你的少年生活歷程告一段落的時候，我願以老大哥的資格來向你說幾句老實話，供你參考。

第一，我想現在一個中學畢業生，無論升學也好，謀職也好，最要緊的一件事還是充實自己。升學或謀職是要依照各人的環境與經濟能力而定的，而充實自己則是所有青年學生的當前急務，不論今後向哪方面發展。所謂充實自己應當如何入手呢？我以為最切合實際需要的莫過於求得專門技能。在謀職業的青年，專門技能當然十分需要，但即便繼續求學，也不應只以「金書」為滿足，同時也要藉機會學得至少一種專門技能。現在的普通學校教育多半只造就「普通人才」，而普通人才在今日却不能適應國家社會的特殊需要。我們若打算在現在或將來對國家社會盡一分努力的話，那麼獲得專門技能實在是不刻不

提到的「中國文明史物語」一書便是避免「支那」兩個字了。這現象是好的。

容緩的一種切實準備。當然，關係國家社會的大問題我們應該注意，各科常識我們也應該孜孜不倦地盡量求得，可是在這之外，多加一分力量去獲得專門技能，便是多得到些機會去腳踏實地做事，謀生問題固然由此而較易解決，但更重要的還是個人對於國家社會不致成爲毫無用處徒事消耗的寄生蟲。所以我希望你今後不管是升學或是找什麼職業，一定要同時選擇一種切實有用的專門技能努力學習，使自已具有專長，這不但會助得，或者還許有助於你的前途發展的。至於專門技能的性質只要實用便好，大小貴賤，要看你的環境，能力的情形而定，倒可以不必計較。那怕小到像修理皮鞋呢，到底是對已對人有用的技能。專門職業學校自然也可以入，不過須要留神不是那種課程空虛苟且敷衍的。

再有，你向我說：社會上有許多人在年青時都會有過勇敢前進的精神，純潔正確的思想，而後來竟會慢慢變得暮氣沉沉，把那些固有的青年的精神和思想都丟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好像從來就沒有過一般；你以為這是可怪的。但是我告訴你，這絲毫不奇怪。思想與精神不是離開生活而獨立的东西，却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現實生活的

改變往往會促成思想精神的變質。一個人年青時如何前進，勇敢，頭腦清楚，並不能保證他以後就不會落伍，懦弱，昏聩糊塗的。要緊的是看他是否經過幼雅的生活經驗中生長起來，無疑地思想是剛從幼雅的生活經驗中生長起來，無疑地是勇敢，前進，純潔，並且也自以爲正確的。可是我得警告你：你還是個未出茅廬的孩子，你還沒有受過一點大的刺激大的挫折，你的精神自然很勇敢前進，但却並不強健，你的思想雖然純潔正確，可也十分脆弱。今後你將要步入社會中去撞各種現實生活的牆壁，遇到各種的挫折和打擊，那時你就會發現你現在所自傲的一切都是何等幼稚和單純了。不過你不要聽了我這話而氣餒，在你經過許多現實生活的挫折和打擊之後，你若還能把持住你原有的精神和思想，不但不動搖，而且更加充實強健起來，那你便是不怕火鍊的眞金，根柢深固的聖者了。我說這些話不是在向你頭上澆冷水，而是要替你做我們青年人最容易有的空幻的夢想，希望你今後以堅毅穩定的步伐踏入社會的大門，冷靜地觀察，親切地體驗，抱定百折不回的精神，用現實生活的錘子鑿去鍛鍊自己，磨折自己，使自已成爲堅強得像鋼鐵一般的人物——那時成功便在你腳下靜待你來抬起了。

青年人的最大毛病就是不務實際，耽於空想；你我都是一樣。我寫下這一套老生常談寄給你，便爲的提醒你處處須從「實」字上下功夫，同時我也是在針砭自己。

目下我們的生活都是十分窘迫的；但在窘迫中奮鬥才會使我們活得更起勁。我想只要不到餓死的程度，活着總是件有滋有味的事情。我真真就祝你起勁而有味地活下去！

× × × 七月三十日

最近得着北平朋友一封來信，來找我「謀事」，不候奉得之後，頗「愛寵若驚」，找個細玩，乃不禁悲從中來！直欲「灌身大江」一洗「沉冤」！茲節錄來文數句作為我現況寫照時的對比。

「……吾兄吃吃大都，雍驢公門，月入萬金，非復當年教諭冷衙氣象，……」

是的！這位先生前兩旬恭維後再辯，「月入萬金」，現在騎牛似的增薪，才是萬金的三分之一，我是一向不會打腫臉裝胖子的，有人來信在「寒暄錦注」之後照例要打聽一下「鶴俸」的，我向來照例是分毫不爽的陳上的，這月入萬金真是「喜從何來」了，況且下面又沒有加註：「實得三分之一」，未便直認，所以這位老兄把我月入三倍以後，就決定我這「吃吃大都」！

「大都」！南京這個地方實在不小，蕪湖、茶園、稻田、飛機場、火車、洋房、棚戶、蠶而有所，但是「官」也實在是不勝其多，吳錫比「科長」或者「秘書」總要少一點，（據南京又民公論原句），不要說吃吃，出氣都很困難，蓋上有前任京官，牛精神氣常常「打雷」：「我錯是你的錯，你的錯真該死」，下得堂來，茶房老爺橫眉怒目，口渴求「蜜」，則立刻告訴你；「自己來倒，我不得空。」於是事事必糾纏，上下受聞氣，罵官如夾餅，我看看「吃吃」，上娘沒有給我一付好嗓子，真想長吐一口悶氣，不然大喊幾聲「狗屁！狗屁」。

既然不能「吃吃大都」何來擁驢公門，現在

公務員除有特殊情形外，大都有一雙好腿，此好腿的標準有三：一、蓋不怕跑，十里二十里不算回事。二、要跑的快，蓋「公門」辦公時間，清晨八時入門簽押。遲得一點，如狼似虎的收簿（簽名簿）差官早將簿送到頭兒那裏去了，於是「曠職」，「不守時刻」，「著予申斥」，弄不好便被「殺」敵百，以警效尤，雖然頭兒每天在我們下班的時候上班，但此又當別論！三、要跑的穩，南京既是「無美不備」的大都，於是極寬的馬路，極狹的小路，極平的水門汀，刀山劍樹的石子路不一而足，而糞坑、陰溝更出奇制勝，伏軍突出，你若只顧避點，冷不防，腳下一軟，連人帶馬，便會像白玉堂之流，陷入鋼網陣內，而午夜歸來，值此酷熱天氣，家家戶戶都實行「遍地尋涼」，除馬路深盆外，茶壺、茶碗、竹床、蚊帳、板凳、輪椅、八仙檯、麻將牌、紛然雜陳；倘若你睡眼矇矓，一脚高來一腳低，闖入八卦陣裏，你想想下回如何分解？

真是走路尚且不易，擁驢何從！匹馬現在須儲幣三萬元，那匹四匹馬是我分文不用，消滴封存，四年的鶴俸，恐怕我的「擁驢公門日」就是「騎鶴西歸時」吧！

洋車夫每月所得在三萬金以上，馬車夫，每天可入二千元，如果這位朋友的「謙」字氣「長官」字解，我倒是感謝不盡，因為我們的牛氣長官，在未得「特別辦公費」八千元前亦是「騎衣百結穿在裏面」，雌伏息下與「專門」作業的「委員」夫人，爐小菜也！你可想這個大都怎樣

手無寸鐵者難免爭鬥，或者很看得起我的朋友，但是我現在最怕聽人說我是個「官」或者公務員，更怕人說我得意，因為我在這班「自作威福」的長官下只有嘆氣，只希望我的子孫將來有那樣希望不要像他們那樣，更希望我能多掙兩個錢來休息休息「狗腿」。

人家說亂世人如草芥，我想這時的官尤其在白下官部，當可比於臭蟲和蒼蠅，老百姓恨他到處找外「塊」，長官的耳內只聽日聽他噙噓訴苦，現在我們便在上面等我們「拍子」，下候那時老百姓會因為那些飽了肚的臭蟲，把我們這些空肚子的「齊捨死」！

嗚呼！京官！我不禁悲從中來！

衣履談

昌年

某日我因頭髮已長及寸，到某理髮館去理髮，我穿的是布衣布履，而「理髮師」着的是西服革履，當時心中很是慚愧，人有「不敢當之至」之勢，草草理畢，縱然付鈔而出。後偶翻舊籍，心方坦然，此種情形古已有之。

司馬光之「調檢示康」，文中有：「近諺風俗尤為奢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踴絲履。」

漢書五行志：「風俗狂浸，變節易度，則為翻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我想：「服妖」二字或是指「理髮師」着西服革履者而言。然「西服」二字，古書中未之行也；對襟衣却是有的。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之。」

於乘馬故也，其不禦服而服者，罪之。」

司馬光：「故不隨俗靡者蓋許矣。嗟呼，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友が我

V 1 號基地へ轉進

敵、北佛に決戦を焦る

崔琳譯註



獨の無人機V 1號はますます猛威を振ひさらにV 2號、V 3號の登場さへ論せられてゐるのに、敵側はこれが對策はまだ立たず英本國は大恐慌を來してをり敵は北佛にも短期決戦を焦つてゐるやうだ

V 1號によるロンドン地區重工業の擾亂、北佛侵攻軍への補給線混亂は反樞軸軍に深刻な脅威を與へてをり、V 1號の基地を占據することはチャールの告白を待つまでもなく敵のせつばつた最大の目標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

そこで敵のとるべき方策としてはまづV 1號基地と目されるカンシー地區に新上陸をやるといふことが考へられるし、かきやるとすればまた甚大な損害を覺悟せねばならない、もしこれを少しでも避けるといふことになれば現在のカン地区からオルヌ東岸にある英加軍を東進せしめるといふ手がある、しかしこれも過去二ヶ月の同方面の動きを見ても判るやうにドイツ軍陣地は極めて頑強で従来通りの正面攻撃だけではその可能性は甚だ薄い

それだからといつて敵はこれを斷念すると考へることはもちろん早計で、いま暫く敵の動きを眺める必要があらう

轉向V 1 號基地

敵焦慮於北法決戦

德國の無人機V 1號、愈益發揮其猛威、甚至更被論述者V 2號V 3號の出現、然而敵方、對此尙無對策、英本國、正招來大恐慌、敵在北法上陸、似亦焦慮着短期決戦。

由於V 1號、倫敦地區重工業之擾亂、北法侵攻軍之補給線混亂、對反樞軸軍正與以深刻之威脅、占據V 1號基地事、不待邱吉爾之言明、那是敵迫不及待的最大目標事、是明瞭的。

於是敵在其可取之方策上、首先想到看做是V 1號基地的克恩地區的新上陸。然而若果做、必須覺悟到更有甚大之損害、如果想到對此儘可能的避免的時候、那麼還有使由現在克恩地區到奧爾諾東岸的英加軍東進的一個方法。然而這個也是就過去兩個月間方面之動態來看就了然的、德軍陣地、是極其頑強的、只要是一如從來之正面攻擊、其可能性很少。

話雖如此、無以此而認為敵已斷念於此、當然是言之過早、現在、總是暫且注視敵人之動態的必要吧！

註釋：

第二九四期翻譯練習揭曉

原文

"It is a great thing to start life with a small number of really good books which are your very own. You may not appreciate them at first. You may pine for your novel of crude and unadulterated adventure. You may, and will, give it the preference when you can. But the dull days come, and the rainy days come, and always you are driven to fill up the chinks of your reading with the worthy books which wait so patiently for your notice. And then suddenly on a day which mark an epoch in your life you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釋評

這次練習題的句法比較平易，但涵義卻並不很淺顯。多數的譯文雖然都沒什麼錯誤可言，不過有些地方還不能把原文細膩的意思譯出。例如第一句就有三點可以玩味的地方："a great thing"並不僅是「一件重要的(或重大的)事情」的意思，而含有一種嘆賞的意味，如葉炳堯君譯「一樁美事」，王其明君譯「最好不過的事」，丁則武君譯「重要且不易學的事情」，較能譯出此意；"to start life"是開始讀書生活的意思；"which are your very own"是說書的內容成爲你自己的東西。實在第一句的意思是說，開頭就讀幾本真正的好書，而能獲得其中的精義，那真是一件了不得難能可貴的事情。

"appreciate" 有不少人譯「重視」，則不如譯「欣賞」或「賞識」。"unadulterated" 這字本來是有好的方面的意思，不攙雜質，純粹的，但單純的傳奇(adventure)却沒什麼價值"to fill up the chinks of your reading"葉炳堯君所譯「來消磨你閱讀時間的餘暇」爲佳。本來的意思是說在閱讀傳奇小說之餘，無聊的時候不得已拿起那些你一向不注意的有價值的書籍來填充空隙。最後"and then suddenly on a day which marks an epoch in your life"是指你忽然能夠發現那些書之有價值的那一天。——陳 廣

譯文

修改例：() 中文字刪；[] 中文字添
以少數全然屬於你的真正優良的書籍來開始生活是一件(重要)[了不得]的事情。開頭你會不愛牠們，你會渴慕那合乎你口味的粗俗而(無摻[單純]的)探險小說，並且當你能够辦到的時候會並且也願意(把優先權授予)[儘先閱讀]那類小說。可是沉悶的日子和多雨的日子臨到了，你時時迫以那種時候你注意的有價值的書籍來填充你生活中的間隙；於是(在那)在你的生活中劃一新紀元那一天，突然間你就悟到了這兩種書的不同點。

譯者林西開漢讀務局陳雲鵬(贈本報一

選外佳作者

- A 上海聯保保險公司濟南分公司葉炳堯，天津安保險公司王其明，八中畢業生彭秉燮，山關張怡，北京郵局黃幽君，中華航空公司王武。
- B 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謝紫凌，六中畢業生孫植，天津郭峻嶺，天津新興醫院王公英，島中國天一保險公司唐佑之，陳克靖，八中實際同。
- C 石門市工務總署河渠工程處浦克剛，進德中畢業生修德仁，市立高中鄭小月，市立高中文輝，天津市立二中馬義成。

翻譯練習

漢譯英

請將上面的中文譯成英文，寄交本報，最好的一篇除了刊登之外，另贈本報一個月。

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以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更無避忌，白晝肆行，更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豪，使至虎豹蛇蝎均爲民害邪？

截止日期八月三十一日。來信請註明「交英譯稿」，譯者姓名地址，學校或職業均須註明。



渡黃河

——塞村荒店夜——

艾 泉

清早，晨曠微中，出了長清縣的西門；於是使盡了腳底之力，登上一輛「希零花車」的腳踏車，在遙遙的官道上馳騁起來了。

那天正是長清縣大集，迎面而來的人，絡繹不絕。我底車子像摩托車似的，一路上「希零花車」的響着，人們聽見，老遠地便躲開去，大概怕他們一下吧？

天本來是非常晴朗的，忽然從遙遠遙遠處，湧上一股濃黑的雲彩來了。那像是在天之海裏舒展開的一面鐵網似的，慢慢地要罩到我們頭上來。原野裏的作物都「沙沙」地猛烈搖曳起來，暴風在呼哨着了。於是我們三個人拚命地要逃出

失望地望着天邊的光明，我們像罩在一具巨大的鐵網中一般了。

奔到一個孤另另的村落時，我們都已汗流浹背，累得氣喘吁吁了。

經過幾隻狗的「汪汪」地歡迎，我們被領進一座茅棚內暫避「風頭」。

暴風像瘋狂了一般，使勁搖撼着樹木；乾枯了的樹枝，「柯拍！柯拍！」地折斷了，落到地上。一羣萬頃的田野，失去了往日的恬靜平伏，在澎湃着翻騰的波浪。

我底兩個同伴在詛咒着了。

「在家不同善，出門大風濺。」我挑戰似的說。

反對起來。

「我是沾了你們的光。」

「我們還沾了你的光呢？」

風勢稍息，我們便又跨上車子。一口氣騎到了黃河堤。

昔日一萬千里的黃河，濁浪滔天，橫無際涯；帆船行駛如箭河為橋。但自從改道之後，便只剩了窄窄的一條水溝，然而最窄處也有三丈多寬。淤積的無垠的沙土地，都成了沃田，長滿了茂盛的莊稼。那「黃河之水天上来」詩句中的情景，如今是見不到了。

翻過了綿互的大堤，幾日來被雨水沖刷的土地，越發泥濘難行。有時脚要陷進泥裏寸把深，於是使我想起了故事中的「沙猴」，而有點志志不安。

「張大哥！張大哥！」在我們扛着車子涉過一道淺水，走近泊在渡口上的兩隻渡船時，同伴中的G大聲吆喝了。因為他是老跑此道的，和搭船人，都混得極熟。

船上空空，寥寥無人。

是絕妙的一幅「野渡無人，舟自橫」的圖畫。

「張大哥！張大哥！」G又大聲嚷着。

從河岸上的瓜窩棚裏，出來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了。

「G大哥！俺爹吃飯去了。」

「啥時候回來？」

「剛走不多時。」

「我們等着嗎？」G徵求我們兩人的意見。

而同一的說。

於是我們吃力地，拉下船上的兩片木板，做成通到船上的兩道斜面，然後把三輛車子都推到船上去。

沉重的鐵鍋，從汗泥裏拖出來，拉到船頭上。

我們三個人就把船推離了岸，到河裏，使盡力氣把船推離了岸。兩隻橋用勁向岸上一支，船便緩緩地前進了。

這時對岸來了幾個渡河的人，看我們拙笨地撐着船在河心趑趄，弄不清那年那日我們才能靠岸，便毫無猶疑地脫光了衣服，頂在頭上；「撲通！撲通！」地澀着水，游到河那堤了。

等到人家都穿好衣服，翻過大堤時；我們三個水手的學徒，才使船貼了岸。

與剛才裝船時的情形一樣，我們吃力地把車子卸到岸上。然後在河邊洗淨了腿上的黃泥。

這時守船的孩子酒過來了。看他並沒怎麼費力，便把船弄離了岸，轉瞬間他已推着那隻船，像推孩子的玩具車似的，輕快地飛駛着，使它在原來的地方靠了岸。

我心目中暗暗讚歎那孩子的魄力，我相信將來他定能成一個好的船手；希望着回來時再遇見他。於是仍然跨上車子，在遙遙的官道上馳騁起來。

傍晚時分，我們到底走進一個叫做「野鴿窩」的小村了。

常常發生些駭人聽聞的事。在我們到連的前兩天，便有一個送菜的農民，在村東半里地的地方，被「老秧」（即土匪）硬奪，牽走了拉車的兩頭牛。如今那屍首還橫陳路旁，臉上血肉模糊，慘不忍觀；身上爬滿了綠豆蠅，蕪味着將腐爛的肢體；那股「臭烘烘」的味兒，叫人想起來便要嘔吐……

太陽將西沉了，地上仍是「熱辣辣」的，我們像蒸籠裏的饅頭似的，身上被汗浸得透濕；嘴裏乾得要爆火花；向前一步也挪移不動了。要不是「避瘟散」使我強撐着精神，我早從腳踏車上倒栽下來。

我們從隅首順着大街西走，然而竟找不到一個歇腳的地方，街上僅有的幾家店舖，都關着門。經我們竭力的哀求，一個白髮的老頭兒，才給舀了一壺泥漿似的水來；然而那在乾渴得要死的我們看來，已不啻是瓊漿玉液了。

歇了一袋煙的工夫，待兩碗水落了肚，空了一天的肚子，便「咕嚕」地叫喚起來。於是我們求老頭兒給弄點吃的，隨便收錢。他像是無限悲切的打發他孫子，到地裏去叫一個以前開飯館的傢伙去了。不多久，一個長着個肥腦子的人，便隨着老頭的孫子才子地走了來。他極不耐煩地咕嚕着：

「弄啥吃的！弄啥吃的！一點東西都沒有。」
「什麼都行，三個客人餓得一天沒吃東西了。」

「沒有麪呀！」
「你『討換』（即尋覓之意）點不成嗎？先生說隨你收錢呀！」他這才答應着，去給壓條兒了。

老頭把我們引到店門口，從裏面搬出一張老舊的桌子和兩條凳子來，招呼我們坐下。那張桌子恐怕和老頭的年紀不相上下，稍稍按着，便「格格吱吱」地發出反抗，左右的搖蕩着，像在大海裏的舢板一般了。

「這是啥年月呀！以前俺這小村，各店裏都擠得滿滿的客人呀！如今……」老頭搭訕着，無限感慨似的。

「怎麼現在這麼冷落呢？」同伴中的一人問。
「打仗打的呀！我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沒經過這麼長的戰爭呢？哎呀！苦莫過於鄉下人，拿花消，出夫，一氣把人餓死了拉倒！」

村民們慢慢聚攏來，投我們三個陌生人以奇異的眼光。問長道短，像是他們久已隔絕人圍似的水已喝得不少，到這時我們才嚐出水是鹹的，並且有點苦味。那幾隻碗兒，大概自出窯以來便沒開過光，上面切了厚厚的一層油膩。麵條煮來了。天呀！要不是他提說一句，我真認爲他做的是麵片兒了。一小碗稀稀的蘿蔔，一小壺泥湯似的醋，和一點榨好的蒜，是下麪的佐料。我看見這一切，便先飽了三分。然而在旁的村民們却都有點垂涎三尺了。他們弄不清我們

是學生，大概還以爲是在外發了橫財，衣錦還鄉的呢？不然怎麼花錢這麼「牛氣」呢？一盆麵我們也不過吃了三分之一，便剩下了；於是讓一些種麥子，而長久嚼不着麪味的人，飽了一下口腹。

夕陽西下，雙鬘的晚霞染紅了半邊天。我們還要趕五十多里路才到×城縣，到此時猶豫着不敢進前了。然而住下呢？心中也是戰戰不安。我以前說過，這村子附近常出金子的，這一帶的人，又是以懶悍出名的。我們三個人六隻眼睛相注視着，最後決定硬着頭皮住下，明天早起趕路。

我們把車子推進店裏，裏面充滿了潮濕的氣息，各處泥土狼藉，大約已經好久沒有打掃。這時天已昏黑，暮色朦朧中，蚊子「營營」地出動了。先不用管屋裏多麼騷煩，就讓這些蚊子咬吮我們的血嗎？可也實在犯不上！於是我們一齊打掃好院子，拿了幾張蓆子舖在地上，預備過夜了。

天已由熾熱而涼爽，夜間的微風悄悄掠過樹梢，在各處游蕩。蝙蝠出來了，看它們那種悠閒的神情，大約在進着豐美的晚餐吧？夜是美的，是柔靜的；過度的疲倦，是催眠的良劑，於是我們就着大地胸腔，蓋着滿天的星斗，去尋求圓圓的好夢了。

來，用嘴堵着我底耳朵。

「老陳！老陳！」

我故意發出微微的鼾聲。

「老陳！」他使勁搖撼着我，於是「我無奈何的把眼睜開了。」

「你幹什麼？別人剛睡着！」我非常生氣地。

「別睡！」他更放低了聲音，「這是賊店呀！」說時他大概發着抖。

「你怎麼知道？」

「怎麼你還睡不出來嗎？那小子兩隻賊眼老是『骨碌碌』地盯着咱那三輛車子……你給他做鏡的時候，不該把皮包掏出來呀！他看見凸囊囊的，哼！你知道他不起牙意嗎？這叫露吊，走道頂忌諱的呀！」

我怕他說起來沒完，他看我不做聲，也許要把從小說上看到的黑店的故事，全盤傾倒出來的，那我可受不了，於是給他來了個當頭一棒。

「別胡說了，你睡不着，也想叫別人陪着你嗎？」於是我翻過身去，不理會他了。

「哼！你甭不聽，等你做了異鄉鬼，還不知那一個同伴了。」他嘟囔着，又去叫那一個同伴了。

「嚷什麼？別人睡着覺！」

於是他把怨着躺下了。

一切都歸於寂靜。夜在巡迴着，貓頭鷹出來了，「咕——咕——」地叫了兩聲，我那同伴大概又

在火車中

炎夏的酷熱，却阻止不住乘客的往來，不論那一趟的火車，也都是非常擁擠，尤其是三等車裏，更是人山人海，熱氣悶人。

這些乘客，大多數都是衣服襤褸，蓬頭垢面，汗珠堆在額角，鼻尖，脖子，兩肩，前胸後背，粗布的衣服被汗浸得又濕又臭，他們都忘記了熱，忘記了汗，他們的視線不時的便都集中在一對摩登夫婦的身上。

這對摩登夫婦却不會留意這些

認爲這是不祥之兆吧？

熟睡中，我又被那位同伴搖醒了。

「喂，餚明呀！」他抓着我底兩隻手，這時我證明他確乎是驚慌着的。

「疑神見鬼！」我聽說有餚聲，心中也有點志志不安，但是仍聽着硬話。

「拍！」遙遠處有一聲餚明清折地傳來了。

「老張！老張！醒醒呀！」我們三個人六隻眼睛相注視着，都有點慌手毛脚。

狗狽狽的狂吠着。

遠處傳來斷續的折聲。

「老陳你驚了吊呀！……」

青 白

奇妙的視線，男的用手擦着光潔的紅蘋果，遞給了女的。女的赤着兩條白腿，隨便的登着她的椅子，紅白條的衣裙更顯得她的妖艷，兩隻無力的眼望着紅蘋果便伸出一隻細瘦的手，捏着了蘋果。

「在這裏要開一個冷食店，一定是好買賣！」女的感到了熱，玩味着平日冷食的涼爽。

「不錯！餚，妳熱嗎？」男的又擦着另外一個蘋果。

「車窗的風也是熱的！」女的

我底同伴還抱怨着我。

「都寧都寧！」一個人躊躇地從屋裏走出來了。

「客人們醒了嗎？剛才响了兩鐘是不是？俺這裏天天如此，少不的天好趕路。」原來是店主，白天我本來看着他挺拙壯的，現在聽來却非常蒼老了。

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了，時光像是蹣跚的老人，遲緩地一步一步的向前挨着。直到聽見第一遍雞啼，心中才如卸却重載一般的釋然了。

天微明了，一切都沐在杲杲的陽光中活躍起來。於是我們又踏上了迢迢的路途。

也吃了一口蘋果。

「妳提起冷食店來啦，我預備也開一個！」男的要以冷食解除熱的感覺。

「不過，我們的錢不是都用在那房上了嗎？」女的憂他的支起了眼。

「可是，這次我們回鄉，可以向我祖父要！」男的得意的笑。

「這房非得二十萬不能出手，因爲咱們買時用五萬，修理也用了將五萬呢！」女的仍然不放心他們的房。

「我以爲還是出手越快越好，因爲我又看上另外一所，只要三萬就能買妥，實主特別等錢用！」男的把蘋果的殘餘拋出窗外。

一陣劇烈的爭吵聲，在他們的鄰座發生了。這是四位鄉下婦人，一位是斑髮棕顏，一言不發，身旁是一位三十多歲模樣的，頭髮蓬鬆着，用白蠟塗了一個小把，粗啞的嗓音，一刻不停的曬着，牙花四射，臭氣薰人。

「呸，呸，呸，我老趕。妳幹嗎非得跟老趕上京，讓老趕給妳賣……」她力用的曬着對面的婦人，汗流得滿面縱橫。

「們誰花的車錢？」對面的婦人並不示弱。

「誰花的車錢？誰花的車錢？沒給妳錢？沒給妳錢？」粗啞的聲音更高地揚起來！

「妳給我多少錢，我給四塊二，妳才給我兩塊！我多花兩毛，妳少給我一毛！」對面的婦人聲音

也提高了。

「吵什麼！」一位半摩登的婦人不耐煩了。她邊看髮，可是塗了一臉怪粉，抹着紅嘴唇，穿着藍撒花旗袍，可是袖子是長的，穿着高跟鞋，却穿了一雙白色變夾了的一雙半截洋襪子，她坐在一袋麵粉的口袋上，手握軍人的指揮刀，她好像奉了命令押糧草。幾雙眼睛看見她的刀便不由地軟化了。

「這年頭，誰也不想辦法也不行！」半摩登的婦人扯了四圍的人，她身旁的一位網抱男子也對她有點歛服，不由得沒話找話。

「我的先生是財商大學畢業的，入了軍隊，作官不會找錢，他的前任，沒有三月就發了大財，我的孩子也是軍官！」半摩登的婦人滔滔不絕的講着自己的家世。

「惡做買賣就容易多了！」網抱男子恭維的口吻真令人痛暢起來。

「那當然了，幾個護兵到站接我！」半摩登女人得意的笑了。

「我就不敢帶麵，沒有努力幹什麼也落後！」網抱男子嘆息着自己的無能。

「那當然，誰敢攔我，我就給他一刀！」半摩登的婦人誇張着自己的勢力，並且露了一角落囊，却對這位半摩登的婦人有着嘲笑式的評論，不過，他們低小的聲音被車中的喧響壓着了，沒有能傳過來。

「什麼勢力，不花錢她也不上了車，不花錢她也不上了車！」

友 哥

「她簡直是冒充！中國那有女軍官。」又是一個玩笑的口吻！

「別管！她屁事，說真格的，下趙唱們也帶幾百個雞子！」他們的伙伴怕他們越說越高興，越高興越聲高，那時傳到人家耳裏，一定會鬧出是非來。於是便插言，把話題轉到買賣上去。

「雞子能有多大利？還不夠火車錢！」矮個子反駁着這個提議！

「那麼，你看有多少婦人，老太婆帶雞子哪？」他們的伙伴用手指點這邊又指點那邊，好像全車都是帶雞子的！

「牠不明白！這些帶雞子，不關到錢，只圖找嚼穀！婦人老太婆在家也是閉着，自己養着雞，做買賣就不能吃雞子了，就得賣着賣了，除去嚼穀，剩個零花錢就得！咱們那能做這種買賣？」一則雞子現買價錢貴，有時還買不到；一則雞子現買價錢便宜，咱們怎麼能拉着帶口！」矮個子說得汗流流，身旁的大胖子被他的大論也給吵醒，可是不一會，又漸漸將頭入夢鄉。

車總算開了，人們的喧嘩漸漸的歸於平靜了，都隨着車行搖擺着，都隨着車聲入睡了，一站又一站，風吹乾每個人的汗，吹亂了每個人的頭髮。

鐵路警扛着鎗走進車來！人們都懷着鬼胎，於是便有一時起動雜亂的聲響。他望着望架子上幾件大行李，便習慣的嚷着：

「我的！我的！」站起來六七個老鄉，都包着白粗布頭巾，「拿下來檢查！」一聲吆喝，「等我拿！沒什麼東西！」過來一位壯實的，嘻嘻笑臉的走到鐵路警身旁。

「誰要你錢！」聲音特別的雄壯。

「好說，好說，」仍然是那麼溫柔。

「都給我扔出車去！」鐵路警毫不留情的走到一個老頭子身旁，用力把一袋子黃瓜扔出了車，老頭子的汗流着，看着黃瓜被扔，心痛如絞，可是仍然跪下了哀求。

「柳條包是誰的？」用槍觸着柳條包。

「我的！」一位黃制服的站起來。

「盛的什麼東西？」聲音柔和了許多。

「幾個衣料！」並不隱瞞告訴了他。

「檢查！」其實說着的時候卻已經走開，黃制服也就平安的坐下。鐵路警看見半個女人，也許是怕指搦刀，就沒有言語。細袍男人却偏要站起來，向鐵路警笑了一笑又坐下。

「那七個，都過來！」他回頭招呼，於是七個鄉下人都魚貫的擠出了車。

車風馳的行起來，車中也暫時歸於平靜了。一場風波總算過去了。

但是，幾個好事的並不甘心讓車中平靜，於是便都高談闊論起來。矮個子身旁的大胖子已經被剛才的檢查給吵得清醒，便很担心的說着：

「這七位，一定要倒霉。」

「倒霉，也不過多花幾個錢！」矮個子經驗似的站一站，衣服粘在座上，起來吱吱直响。

「剛才不是說不要錢嗎？」對面的伙伴止不住的反問着。

「剛才不過賺少！」矮個子很有把握的笑了一笑，又坐下。

「我老趕！幹嗎吓的揪我衣

瘋 婦 人

許多矮的小屋子，並着肩一直的排下去。狂笑，哭啼，歌唱，說話的聲音，不時的從每一個屋子的小鐵窗裏噴的擠了出來，混合在一起，奏成了一曲可怕的交響樂。

看！一些失去了人類快樂，人類合理生活的瘋人，在撕碎着自己紅的衣裳，在抓破自己的臉，流着鮮紅的血，有的帶着滿臉的淚跡而大聲的狂叫，狠笑，嘴裏唾着頭三個涼，慘淡的活地獄，便永久做了你們的終身伴侶。也許你們看破了世上的污濁，髒濁，躲在這裏避避羞

「誰揪你衣裳，你往我身上靠！」對面婦人仍不輸氣。

於是，她們又鴨吵鴨鬥起來。都是飽買賣的！「摩登男的吸了一口前門煙。」

「喂！你說人到底是爲生而食，還是爲食而生？」女的也噴了一口濃厚的煙。

車馳行的煙，風呼呼的响。車中漸漸又平靜了。

高 世 英

社會的罪惡，金錢的誘惑罷！

在一間寫着二百零九號的小鐵窗內，坐着一個瘋婦人，她的臉上有着許多可怕的傷痕，衣裳撕的破破的，但有的時候她會清醒，她覺得自己在做夢，做着一個忽忽忽忽的惡夢，這時她也會感到傷痕的疼痛，她立刻坐在牀上回想過去的事情——造成這無邊惡夢的成因。

殘冬，一個暗淡無光沉沉的黑夜，西北風的狂吹，咆哮！呼嘯着！好像虎獅般的怒吼着。

一聲聲悲鳴啞啞的哀音發自一間冷森森的屋子裏。

友 吾

「小春，你喝點水吧。」她用哭得紅腫的兩眼，呆望着她那燒得滾燙的孩子，把一杯溫水輕輕的放在他的嘴邊。眼眶裏留着些殘淚的痕跡。

小春睜開了他那燒得通紅的小眼，默默的望了望她母親憂愁的面孔，把重似千斤的腦袋，有氣無力的搖了搖眼睛閉上了。

「小春，不要怕，爸爸請醫生去了，就會來的。」她柔聲的說，他的呼吸似乎又急促了，她的淚涎又潰裂了，淚泉如怒潮般的湧湧上來。

「彭澎澎……」外面的門響了，緊急的一下跟着一下，她忍心的收斂了淚珠，帶着希望的眼光，很快的走向門口。

門開了，小春的父親垂頭喪氣的走了進來。

「醫生呢？」她有些失望了，他帶着驚訝的面容問着。

「醫生！他是不會到我們這窮人的家裏來的。」他憤憤的說，「窮人的孩子，是不會得到他們的同情的，醫生！勢利的醫生！」

屋子裏微微的燈光在閃動着，漸漸的沉默了，只可以聽到小春的呼吸聲，是那樣的急促。

她紊亂的心在烈火似的焚燒着，她低下了頭，凝視着小春的那副火燒似的臉，渾圓的淚珠，好似斷線的珍珠般的落着，她暗暗的嘆恨：「小春，可憐的孩子，你為什麼生在這貧苦的家中，這裏一天連

睡病。……」她的心要碎了，那一顆顆晶瑩的淚水，滴落在小春的破被上，任憑那哀傷的淚珠，如何的痛苦，但都不能醫治了半點小春的病。

她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出去了。

「您救命吧！我就是這麼一個孩子，您治好了他，您就積了大德囉！」她嗚嗚的哀求。

「什麼大德不大德，沒錢還想贖病嗎？難道醫生都餓死不成。」他那猙獰的面孔，帶着殘忍的冷笑：「阿賴，把她推出去，不許她再進來，真討厭！」

兩扇紅油漆的大門，呱啦一聲關上了。

她兩眼裏噴着失望的熱淚，拖

街 燈

印度 普托曼·比丹

在大街的拐角，街燈兀立着。

孤獨地；宛若受到追放的……永遠爲了舒散憂悒，散放着懂懂的光芒，而生存着。

小時候，中年的當兒，上了年紀以來，這街燈從未被人看重過。街燈已經是到了人生的黃昏時期了，石頭臺子地傾斜着，玻璃的柱子有一面也破了。

孩子們拿石子投擲着街燈的時

着紆緩脚步，踉蹌的走回家來，進了門，她一眼看見小春的父親，垂着頭在哭泣，淚珠像雨點般的落着，她連忙走近了小春的坑邊，當她用手剛一接觸小春時，突然一驚，她叫了起來：「涼啦！孩子啊！苦命的孩子啊！」

好一柄利刀刺在了她的心上，她把小春的屍體抱了起來：「心肝！肉兒！」的哭嚷着。

靜寂的夜被嘶啞的哭聲打破了。

不久，她被關在瘋人院裏了，她想她的孩子，她恨那勢利的醫生，她咬着牙，有時哭有時笑。

她失去了人生的快樂，她的心永遠在苦惱的，是誰害了她，是誰給她造成了這非人的生活！

宋 松 子

得到吧？

風，狂吹的時候，不知怎地會突然地想到：不會連根拔起來，而奪去了它的生命嗎？一會兒，一會兒地，風片刻地威脅着街燈，那簡直就像是拷問着燈光似地，爲了燃起幽黯的光芒，街燈總是做着必死的努力。風不會覺得奇怪了嗎？

風停了……在雨里，誰留神那街燈的寒懷呢？

人們全都說，這燈在這兒沒用了，不去掉了不行。

以前，街燈有個朋友，是個老人。在相同向年輩之間，湧起了真實的友情，這說法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不妥當，但無論如何這是事實。

有街燈的老人。

老人不知道人們要去掉街燈，他是怎麼也不會知道的。爲了生活而乞食，老人不是忙得很嗎？它是怎樣地將大的慰藉給了老人了呢？一天晚上，照例地，老人回到那兒來了。

在立着街燈的那兒，僅只廢下了一個穴，黑黝黝的。

老人宛若被搶走了竿杖的瞎子。

他在這世上，開始見到了狠毒，無情一切可咒罵的地方？

親誦，慰藉，這些多咱來呢？是的，確乎是愛着這做舊的燈的，至少，那曾給了他多少的希望和勇氣，縱然不十分光亮，但也告訴給他地方，那使他滿足的。石臺。翌朝，人們看到在那兒橫着一具死屍。

現在，新的光芒，就是電燈的光亮。

在那下邊，孩子們快活地戲弄着，上了年紀的人，上了年紀的街燈，讓孩子們感到了怎麼樣的悲哀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孩子們也成了老人了，那是怎麼會事呢？

無論在那兒的土地上，而且不管到什麼時候，那都是一樣的。

損棄了舊的吧！去採掘新的事物。

人們都說，那在這世界上是自然

信誠銀行

竭誠服務社會爲君解決下列問題：

- 1 君欲月有進款備作家庭各項需用否
- 2 君欲零星積蓄積少成多否
- 3 君之存款欲圖保障隱固存取便利而得優厚利息否
- 4 君之存款欲享優厚利息而可隨時取用不受定期束縛否
- 5 君欲爲子女預籌教育費用婚嫁費用事業費用否
- 6 君欲隨時節省無用消耗養成廉儉之美德否

君駕臨信誠銀行當使君有滿意之解決辦法

總行：北京前門外廊房頭條
分行：天津興亞三區楊福蔭路

電話（三）

三七〇三
二七一〇
二七四三
三〇八五

本行辦理各種存款備有詳章歡迎閱索

高單位維他命B₂結晶體製劑

強効福樂片

維他命B₂為黃色針狀結晶體，係由特殊菌內產生出之有效成分，一片中含有維他命B₂ 5008，維他命B₆ 1508，為最高單位之複合製劑，故在生物體內造出磷酸及有機鹽，更與特殊之蛋白質結合，形成細胞呼吸上必需之黃色酵素，專司供給細胞內能力之養化機能，故福樂片為賦活細胞之特能藥品，常服可以長生不老，青春永在。

強効福樂片主治

嬰兒，小兒發育不全，貧血，結核症，腺病質，肋膜炎，皮膚病，神經炎，疲癆恢復，預防各種傳染性患，制止不自然之早老，都有特別功效。

天津特別市第五區西錦路四號

若素製藥公司最新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 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吾友

發行
編輯者兼
顧

發行及印刷所 吾友報社

北京和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三四一〇號)

訂閱

每月 四 冊 八 元
半年 二十六冊 五十二元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兌)